

一乘



一乘显密佛教中心

Ekayana Sutra and Tantra Buddhist Centre

105 Sims Ave #09-04 Chancerlodge Complex Singapore 387429

Tel: (65)67443171 Email: info@estbc.org Website: www.estbc.org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显密本圆融，愚执自他宗。圣法原一味，无偏应普弘。

——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



佛陀教言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弘一法师手书）

以人传字，不以字传人

先贤足迹

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经论闻思

药师如来法门一斑

学天台宗法门大意

实修引导

药师法门修持课仪略录

佛化生活

关于放生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关于放生》英文版）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连载【二】

圆护诸宗

开启佛法

《密宗断惑论》连载【二】

朝圣之旅

荡涤心灵的寻根之旅

日本的药师如来信仰

读者来鸿

我力行《了凡四训》的一点心得

七律·药师琉璃光如来赞

问答录

恶业重报转轻现前时应如何应对？

一乘快讯

本中心永久名誉会长
获日本真言宗三宝院流传法灌顶阿闍梨位

2013年北马区佛教居士研讨会报道

過	身	光	內	淨	第	如	嚴	丈	邊	然	菩	淨	第	皆	大	行	藥	曼	師
於	善	明	外	菩	二	我	其	夫	世	照	提	阿	一	得	願	菩	師	珠	佛
日	安	廣	明	提	大	無	身	相	界	曜	時	釋	大		令	薩	留	寶	薄
月	位	大	徹	時	願	異	令	十	以	無	自	多	願		諸	道	璃	利	伽
出	跋	功	淨	身	願		一	隨	三	量	身	羅	我		有	時	光	彼	梵
冥	網	德	無	如	我		切	好	十	無	光	三	來		情	苾	如	佛	
眾	莊	巍	瑕	瑠	來		有	莊	二	數	明	藐	世		所	十	來	世	
生	嚴	巍	穢	璃	世		情	莊	大	無	熾	三			求	二	本	尊	

											南	來	南	南	藥師本願功德經 弘一法師書寫 趙曉軒敬題				
	除	藥	志	我	願	慈	因	法	淨	歸	南		南						
	難	師	心	今	度	悲	中	藥	妙	命	無		無	日					
	念	瑞	頭	申	諸	弘	十	救	瑠	滿	月		藥	光					
	誦	光	面	讚	舍	誓	二	人	璃	月	先		師	徧					
	執	如	禮	揚	生	廣	願	天	尊	界	徧		留	照					
	中	來									照		璃	菩					
	攬	清									菩		光	薩					
	佛	天									薩		如	薩					

設	淨	修	無	淨	第	而	獨	菩	行	淨	第	少	物	情	邊	淨	第	作	患
有	不	行	邊	菩	五	安	覺	提	邪	菩	四		莫	皆	智	菩	三	諸	蒙
毀	缺	梵	有	提	大	立	乘	道	道	提	大		令	淨	慧	提	大	事	間
犯	戒	行	情	時	願	之	者	中	者	時	願		眾	無	方	以	願	業	曉
間	具	一	於	若	願		皆	若	患	若	我		生	盡	便	無	我		隨
我	三	切	我	有	我		以	行	令	諸	來		有	所	令	量	來		意
名	聚	皆	法	無	來		大	聲	安	有	世		所	受	諸	無	世		所
已	戒	令	中	量	世		乘	聞	住	情	世		乏	用	有	無	世		趣

德	統	說	掌	地	起	子	尔	國	人	居	及	薩	必	城	梵	如		願	藥
令	及	如	白	向	偏	承	時	境	等	士	國	摩	芻	住	遊	是		功	師
諸	本	是	言	薄	袒	佛	曼	而	無	天	王	訶	果	樂	化	我	大	德	留
間	大	相	世	伽	一	威	珠	為	量	龍	大	薩	八	音	諸	間	三	經	璃
者	願	類	尊	梵	肩	神	室	說	大	藥	臣	三	千	樹	國	一	萬		光
業	殊	諸	唯	曲	右	從	利	法	眾	叉	婆	萬	人	下	至	時	六		如
障	勝	佛	願	躬	膝	座	法		恭	人	羅	六	俱	與	廣	薄	千		來
消	功	名	演	合	著	而	王		敬	非	門	千	菩	大	嚴	伽			本

淨	第	無	患	身	一	貧	無	眾	淨	第	諸	一	種	寧	醜	其	淨	第	遂
菩	八	上	皆	心	經	窮	醫	病	菩	七	根	切	種	雙	陋	身	菩	六	淨
提	大	菩	豐	安	其	多	無	逼	提	大	完	皆	病	背	頽	下	提	大	清
時	願	提	足	樂	耳	苦	藥	切	時	願	具	淨	苦	佞	愚	劣	若	願	淨
若	願		乃	家	眾	我	無	無	若	願	無	端	間	白	盲	諸	諸	我	不
有	我		至	屬	病	之	親	救	諸	我	諸	正	我	癩	聾	根	有	來	墮
女	來		証	資	患	名	無	無	有	來	疾	點	名	瘡	瘡	不	情	世	惡
人	世		淨	具	除	號	家	歸	情	世	苦	慧	己	狂	瘡	具	情	世	趣

上	圓	如	璃	佛	去	佛	間	言	當	汝	傢	所	本	勸	曼	利	尔	時	除
士	滿	來	佛	土	此	告		唯	為	今	法	纏	願	請	珠	童	時	為	欲
調	善	應	統	有	逆	曼		然	汝	諦	轉	有	功	我	寶	子	有	利	樂
御	述	正	藥	世	疏	珠		願	說	聽	時	情	德	說	利	言	情	故	傢
丈	世	等	師	界	伽	室		說	曼	極	諸	利	為	諸	汝	善	讚		法
夫	間	覺	留	名	沙	利		我	珠	善	有	益	拔	佛	以	哉	曼		轉
天	解	明	璃	淨	等	東		等	室	思	情	安	業	名	大	珠			
人	無	行	光	瑠	方	方		樂	利	惟	改	樂	障	號	悲	室			



財	量	肉	已	來	寶	智	施	惡	利	室	尔	世	人	有	藏	瑠	患	無	月
於	慳	深	而	其	動	闕	及	唯	有	利	時	界	等	信	是	璃	昧	數	光
其	貪	生	行	心	加	於	施	懷	諸	童	世		應	心	故	光	菩	偏	
自	有	痛	施	不	守	信	果	貪	眾	子	尊		當	善	曼	如	薩	照	
身	情	惜	時	喜	護	根	報	吝	生	言	復		願	男	珠	來	眾	是	
尚	積	復	如	設	見	多	愚	不	識	曼	告		生	子	室	正	之	彼	
不	集	有	剎	不	乞	聚	癡	知	布	殊	曼		彼	善	利	法	上	無	
受	資	無	身	獲	者	財	無	有	善	室	殊		佛	女	諸	寶	首	量	

若	悲	及	繫	王	得	第	正	諸	置	惡	外	出	淨	第	乃	轉	聞	極	爲
聞	愁	餘	間	法	菩	十	等	菩	於	見	道	魔	菩	九	至	女	我	生	女
我	煎	無	牢	所	提	大	菩	薩	正	稠	纏	羅	提	大	証	成	名	厭	百
名	迫	量	獄	錄	時	願	提	行	見	林	縛	網	時	願	淨	男	己	離	惡
以	身	災	或	繩	若	願		速	漸	皆	若	解	令	願	無	具	一	願	之
我	心	難	當	縛	諸	我		證	令	當	墮	脫	諸	我	上	丈	切	捨	所
福	受	陵	利	鞭	有	來		無	修	引	種	一	有	來	菩	夫	皆	女	逼
德	苦	辱	戮	撻	情	世		上	習	攝	種	切	情	世	提	相	淨	身	惱

不	學	有	復	餘	肉	尚	所	患	趣	人	念	憶	名	聞	趣	終	者	子	用
破	憂	情	次	財	身	能	有	施	苦	中	時	念	故	藥	由	生	彼	奴	何
尸	而	雖	曼	物	分	以	患	讚	不	得	從	彼	今	師	昔	餓	諸	婢	况
羅	破	於	殊		施	頭	無	歎	樂	宿	彼	如	在	瑠	人	鬼	有	作	能
而	尸	如	室		求	目	貪	施	欲	命	家	來	惡	璃	間	界	情	使	與
破	羅	來	利		求	手	惜	者	樂	念	沒	名	趣	光	曾	或	從	及	父
執	有	受	若		者	足	漸	一	好	畏	遂	即	暫	來	得	傍	此	來	母
則	雖	諸	諸		况	血	次	切	行	惡	生	於	於	來	暫	生	命	乞	妻

足	伎	具	服	好	名	熱	情	世	第	樂	身	以	名	故	情	世	第	一	威
	隨	華	亦	即	專	晝	貧	淨	十	而	後	上	專	造	機	得	十	切	神
	心	鬘	得	得	念	夜	無	菩	二	建	以	妙	念	諸	渴	菩	一	憂	力
	所	塗	一	種	受	逼	衣	提	大	立	法	飲	受	惡	所	提	大	苦	故
	斃	香	切	種	持	惱	服	時	願	之	味	食	持	業	惱	時	願		皆
	皆	鼓	寶	上	如	若	蚊	若	願		畢	飽	我	得	為	若	願		得
	令	樂	莊	妙	其	間	蟲	諸	我		竟	足	當	聞	求	諸	我		解
	滿	眾	嚴	衣	所	我	寒	有	來		安	其	先	我	食	有	來		脫

前	來	法	能	法	號	藥	流	應	墮	復	如	嫌	覆	而	不	於	不	不	有
暫	本	墮	捨	不	便	師	轉	於	大	令	是	謗	蔽	增	能	佛	毀	壞	於
聞	願	惡	諸	墮	捨	瑠	無	地	險	無	惡	正	心	上	解	所	正	然	尸
名	威	趣	惡	惡	惡	璃	窮	獄	坑	量	人	法	故	慢	了	說	見	毀	羅
號	力	者	行	趣	行	光	若	傍	此	俱	自	為	自	由	有	契	而	正	執
後	令	以	修	設	修	如	淨	生	諸	眠	行	魔	是	增	雖	經	棄	見	則
彼	其	彼	行	有	諸	來	聞	鬼	有	有	邪	伴	非	上	多	深	多	有	雖
令	現	如	善	不	善	名	此	趣	情	情	見	黨	他	慢	間	義	間	雖	淨

一	中	嚴	方	網	道	聲	人	土	餘	嚴	願	行	尊	復	願	時	應	尊	曼
名	有	等	極	皆	城	瑠	亦	一	說	我	及	菩	藥	次		所	正	藥	殊
日	二	無	樂	七	闕	璃	無	向	不	若	彼	薩	師	曼		茲	等	師	室
光	菩	差	世	寶	宮	為	惡	清	能	一	佛	道	瑠	殊		十	覺	瑠	利
偏	薩	別	界	成	間	地	趣	淨	盡	劫	土	時	璃	室		二	行	璃	是
照	摩	於	功	亦	軒	金	及	無	然	若	功	所	光	利		微	菩	光	為
二	訶	其	德	如	窗	繩	苦	有	彼	一	德	茲	如	彼		妙	薩	如	彼
名	薩	國	莊	西	羅	界	音	女	佛	劫	莊	大	來	世		上	道	來	世



若	勇	眷	倉	居	或	百	威	或	天	不	而	生	自	種	示	有	如	間	間
是	健	屬	庫	士	生	千	德	為	上	復	本	於	然	種	其	八	來	世	正
女	威	具	盈	大	利	有	自	輪	壽	更	善	天	化	雜	道	菩	名	尊	法
人	猛	足	溢	家	帝	情	在	王	盡	生	根	上	生	色	路	薩	號	藥	而
得	如	聰	形	多	利	於	安	統	遂	諸	亦	雖	或	眾	即	乘	臨	師	未
聞	大	明	相	饒	婆	十	立	攝	生	餘	未	生	有	寶	於	神	令	瑠	定
世	力	智	端	財	羅	善	無	四	人	息	窮	天	因	華	彼	通	終	璃	者
尊	士	慧	嚴	寶	門	道	量	洲	間	趣	盡	中	此	中	界	來	時	光	若

役	賤	行	惱	驢	來	受	無	毀	有	復	圓	修	正	深	毀	法	捨	精	終
恆	作	或	又	恆	生	刺	量	他	情	次	滿	行	法	義	犯	中	家	進	還
不	人	得	常	被	人	苦	千	當	慳	曼		諸	不	雖	正	受	趣	善	生
自	奴	為	負	鞭	間	已	歲	墮	貪	珠		菩	為	增	見	持	於	調	人
在	婢	人	重	楚	作	從	受	三	嫉	室		薩	魔	上	多	學	非	意	趣
若	受	生	隨	飢	牛	彼	諸	惡	妒	利		行	伴	慢	間	家	樂	得	
昔	他	居	路	渴	馬	命	刺	趣	自	若		速	漸	不	解	無	如	便	正
人	驅	下	而	逼	駝	終	苦	中	讚	諸		得	次	謗	甚	有	來	能	見

高	威	供	瓔	塗	敬	若	或	若	佛	名	尊	子	方	於	白	尔	女	受	葉
座	之	養	珞	香	尊	自	復	於	名	號	藥	善	便	像	佛	時	持	師	
而	掃	以	幡	末	重	書	為	此	覺	乃	師	女	令	法	言	曼	於	如	來
用	灑	五	蓋	香	以	若	他	經	悟	至	瑠	人	諸	轉	世	珠	後	名	
安	淨	色	伎	燒	種	教	演	受	其	睡	璃	等	淨	時	草	室	不	號	
處	蒙	緣	樂	香	種	人	說	持	耳	中	光	得	信	以	我	利	復	至	
尔	敷	作	而	華	華	書	聞	讀	世	亦	如	來	善	種	當	童	更	心	
時	設	囊	為	鬘	香	恭	示	誦	尊	以	來	世	男	種	誓	子	受		

人	葉	眾	山	益	惡	語	闕	有	復	苦	一	明	善	多	解	歸	善	璃	中
名	又	生	林	事	業	意	訟	情	次	惱	切	穀	友	間	脫	依	目	光	曾
作	羅	取	樹	互	展	造	惱	好	曼		生	竭	永	恆	諸	以	今	如	聞
其	利	其	塚	相	轉	作	亂	喜	珠		老	項	斷	求	根	佛	復	來	世
形	婆	血	等	謀	常	增	自	乖	室		病	惱	魔	勝	聰	神	憶	名	尊
像	等	肉	神	害	為	長	他	離	利		死	河	法	法	利	力	念	號	藥
以	書	祭	殺	告	不	種	以	更	若		憂	解	破	常	智	眾	至	由	師
息	怨	祀	諸	召	饒	種	身	相	諸		悲	脫	無	遇	慧	苦	心	此	留

安	佛	如	彼	子	室	如	佛	樂	者	神	死	號	來	世	之	世	皆	及	四
蒙	形	來	世	善	利	是	告		還	奪	亦	當	本	尊	處	尊	詣	餘	大
之	像	者	尊	女	若	如	曼		得	其	復	知	願	藥	有	若	其	無	天
散	敷	應	藥	人	有	汝	珠		如	精	不	是	功	師	能	此	所	量	王
種	清	先	師	等	淨	所	室		故	氣	為	處	德	瑠	受	經	供	百	與
種	淨	造	瑠	欲	信	說	利		身	設	諸	無	及	璃	持	寶	養	千	其
華	座	立	璃	供	善	曼	如		心	已	惡	復	間	光	以	流	天	眷	屬
燒	而	彼	光	養	男	珠	是		安	奪	鬼	橫	名	如	彼	行	護	眾	

世	善	三	齊	人	餘	波	四	復	相	自	嫌	益	切	諸	瑠	有	彼	盡	呪
界	根	月	戒	等	淨	索	眾	次	侵	所	恨	安	展	急	璃	情	命	道	術
無	願	受	或	有	信	迦	苾	曼	陵	受	心	樂	轉	事	光	若	及	呪	而
量	生	持	經	能	善	耶	苾	珠	互	生	冬	無	皆	患	如	得	壞	起	呪
壽	西	學	一	受	男	波	苾	室	為	於	各	損	起	不	來	間	其	屍	咀
佛	方	蒙	年	持	子	斯	苾	利	競	喜	歡	惱	慈	能	名	此	身	鬼	之
所	極	以	或	八	善	迦	尼	若	益	足	悅	意	心	害	號	藥	是	令	厭
聽	樂	此	復	分	女	及	耶	有		不	於	及	利	一	彼	師	諸	斷	媚



云。苦。福。幡。死。不。脫。盡。薩。尔。病。散。燃。亦。為。中。儲。益。力。利。
何。患。故。燈。耶。聞。菩。之。言。時。得。雜。燈。應。病。宮。君。阿。無。灌。
救。阿。盡。修。是。如。薩。令。善。阿。除。色。華。明。造。所。綵。王。難。病。頂。
脫。難。其。諸。故。來。言。而。善。男。難。愈。華。放。立。苦。女。子。若。自。王。
菩。問。壽。福。勸。說。大。可。子。問。眾。燒。放。五。及。百。大。帝。在。等。
薩。言。命。德。造。有。德。增。云。救。難。眾。諸。色。餘。官。臣。后。皆。壽。
言。九。不。以。續。九。汝。益。何。脫。解。名。生。神。厄。黎。妃。得。令。
若。橫。經。修。令。橫。豈。救。己。菩。脫。香。命。幡。難。底。相。主。增。色。

六。火。奪。放。改。王。是。入。信。終。請。解。問。生。擊。信。不。復。無。諸。
者。焚。其。遠。獵。法。名。於。邪。不。乞。奏。神。惡。之。世。應。過。醫。有。
橫。五。精。無。嬉。之。初。地。倒。能。福。祐。明。殺。動。師。問。死。賢。藥。情。
為。者。氣。度。戲。所。橫。獄。見。得。欲。呼。種。心。妄。邪。而。授。及。得。
種。橫。四。橫。就。誅。二。無。遂。愚。欲。種。不。說。魔。便。以。看。病。雖。
種。為。者。為。姪。戮。者。有。令。疾。延。延。自。禍。外。橫。非。病。者。
惡。水。橫。為。非。人。嗜。三。橫。出。橫。死。便。道。妖。死。又。藥。實。設。
獸。溺。為。人。酒。者。被。期。死。便。妖。死。又。藥。實。設。然。

謂。又。尔。令。燃。是。隨。毀。破。若。主。復。無。有。是。不。中。呪。八。所。
宮。大。時。度。燈。故。罪。於。辱。諸。領。次。量。此。為。得。害。咀。者。敬。
毗。將。眾。苦。造。我。輕。信。三。有。世。阿。九。如。飲。九。起。橫。七。
羅。俱。中。厄。幡。今。重。戒。寶。情。間。難。彼。難。其。略。食。者。為。者。
大。在。有。不。放。勸。考。琰。壞。不。名。籍。之。而。便。所。鬼。等。毒。
將。會。十。遭。生。諸。而。魔。君。臣。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伐。坐。二。眾。修。有。罰。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折。所。藥。難。福。情。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師。恭。薩。爾。能。光。皆。信。作。故。報。知。時。或。十。自。得。神。層。眾。
瑠。敬。曰。時。泰。如。應。善。乃。由。善。如。四。一。見。還。幡。之。僧。
璃。供。善。阿。敬。來。受。男。自。不。從。十。日。或。如。或。燈。轉。
光。養。男。難。供。名。持。子。證。善。夢。九。或。經。在。有。慧。讀。
如。彼。子。問。養。號。藥。善。見。業。覺。日。三。七。夢。是。五。此。
來。世。應。救。隨。師。女。業。所。皆。彼。中。處。色。經。
續。尊。云。脫。力。瑠。人。果。得。自。識。明。了。識。命。
令。藥。何。菩。所。璃。等。報。果。憶。還。日。二。了。識。命。

惡。危。至。搽。五。十。量。前。來。燃。讀。尊。六。辨。食。持。為。有。救。幡。
鬼。厄。四。手。色。九。大。各。形。四。誦。藥。時。供。及。入。其。病。脫。燈。
所。之。十。應。綵。日。如。置。像。十九。此。師。禮。養。餘。分。人。欲。菩。復。
持。難。九。放。幡。光。車。七。七。經。瑠。拜。必。資。齊。七。脫。言。何。
不。可。雜。長。明。輪。一。一。造。四。瑞。供。身。僧。隨。戒。日。脫。大。造。
為。得。類。四。不。乃。一。一。造。十。光。養。僧。盡。力。應。以。夜。苦。德。
諸。過。眾。十。絕。至。一。一。造。九。如。世。夜。所。飲。受。當。若。
橫。度。生。九。造。四。燈。像。如。通。來。夜。所。飲。受。當。若。

相。神。中。情。時。界。來。來。世。說。心。於。利。過。薄。難。國。所。灌。復。
皆。惱。無。無。穀。即。本。由。尊。供。一。一。灌。時。蝕。星。謂。頂。次。
即。有。有。病。得。願。此。藥。養。切。頂。不。難。宿。人。王。阿。
隱。情。暴。歡。安。力。善。師。之。諸。有。王。雨。非。變。眾。等。難。
沒。者。惡。樂。隱。故。根。瑠。法。繫。情。等。難。怪。疾。災。若。
而。一。藥。於。風。令。及。瑞。供。依。起。尔。彼。風。雨。難。日。月。逆。他。
利。切。又。其。雨。其。彼。光。前。慈。尔。利。帝。帝。帝。帝。
帝。惡。等。國。有。順。國。如。如。彼。所。悲。應。帝。帝。帝。帝。



羅大將	安底羅大將	大將	達羅大將	將摩虎羅大將	羅大將	毗錫羅大將	藥叉大將	七千藥叉	同時舉臂	尊我	力得	瑞光	更有	相率	盡形	荷負	義利	何等	林中
迷企羅大將	領伽羅大將	波更羅大將	波更羅大將	杜羅大將	此十二	一各	一各	以為眷屬	白佛言	今者蒙佛威	尊藥師	名號	之怖	一心	佛法僧	一切有情	益安樂	國邑	若有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羅大將

或復受持	光如來名	養者我等	是人皆使	苦難諸有	滿足或有	脫者亦應	以五色縷	得如願已	大將言善	藥叉將汝	尊藥師	恩德者常	益安樂一	今時阿難	尊當何名	等云何奉	難此法門	瑠璃光
藥師	恭敬供	衛護	一切	悉令	求度	此經	名字	結	大	念報世	如來	如是利	有情	佛言世	此法門我	持此法門	名說藥師	如來本願

德亦名說	饒益有情	應如是持	說是語已	訶薩及大	大臣婆羅	龍藥叉健	洛揭路茶	呼洛伽人	切大眾聞	大歡喜信	藥師瑠璃	願功德經
十二神將	願神呪	時薄伽梵	諸菩薩摩	國國王	居士天	縛阿素	捺洛莫	非人等一	佛所說	受奉行	光如來本	

我於丙子五月最書是經迴向瑠璃集
傳真一經師亡中整許柳女士居士願
彼業障消除往生極樂早成佛道
善利眾生溫陵資壽寺沙門月音

案世經前後有五譯本即東晉譯劉宋
譯隋譯唐玄奘譯唐義淨譯世所習誦
者依玄奘本又小有增益也今據高麗
古藏玄奘原本書寫不唯與世所習誦
者異而較此土宋元明清藏亦有數
字差殊也分別句後多據釋尊古德
亮法所撰纂解并參攷實觀義疏每
位標志不及詳審疎密未能一致外
後亦所難免俟後有暇當訂正也



以人传字，不以字传人

潜居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1880—1942），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大师为振兴律宗，不畏艰苦，深入研修，严持戒律，著书说法，实践躬行。他是近代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大师，也是享誉海内外僧俗两界著名的高僧，被誉为“人天师范”。

大师一生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是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他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出家前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他也是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是中国油画之鼻祖；同时他又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最早创作者和倡导者。

大师中年放弃诸艺与身外之物毅然出家。出家后，惟书法不辍，书写佛语，广结善缘，以度众生。据《印光法师永怀录》记载，弘一大师是位非常严谨的人，眼光很高，不会轻

易地去佩服一个人，然而他对印光大师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印光大师为人严厉高洁，发愿一生不当住持，不收出家徒弟，却唯独接受弘一大师为弟子，这绝非偶然。弘一大师多次向印祖写信请教，印祖都给予悉心指导，并指出：“古往今来，不少人用行书草体写经，我对此绝不赞成。想要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将抄经视为儿戏，由着性子写得游龙舞凤的？”这段话对弘一大师触动极大，他按照印祖的要求调整了字体，并寄给印祖鉴定，印祖回信对弘一法师的新字体表示肯定：
“抄写经文是将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的行为，比古代进士上金殿考状元还要严格恭敬，来不得半点怠慢疏忽。能这样做的人，必定在选佛场中，得中状元。”印祖的点拨，使弘一大师日后的书写更加一丝不苟，他的书法被人誉为“佛书”。

弘一大师早期的书法脱胎魏碑，笔势开张，逸宕灵动。后期则自成一派，冲淡朴野，温婉清拔。特别是出家后的作品，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这便是绚烂至极的平淡、雄健过后的文静、老成之后的稚朴，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大师于1937年3月28日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所做演讲《弘一大师最后一言——谈写字的方法》（所谓“最后一言”，系指弘一大师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所做的最后一次讲演）当中提到：**“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这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

大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将中国的书道推向了极至。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都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上荣耀。

今兹以大师生前手书《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敬印刊载，以飨读者。

另附师公慧梅老和尚（本中心指导上师智广阿阇梨为其衣钵弟子）感应事迹一则，兹令读者了知弘一大师确为已成就之高僧。

民国三十六年，范梅僧先生（慧梅老和尚出家前俗名）对弘一法师起大信心，梦中感得弘一法师现身，赐法号律一，并言：“我有一物相赠，待明年正月初五日可于佛堂中寻之。”次年正月初五，师公于佛堂悬胆瓶中发现一串水晶手珠，佛头中有弘一法师肖像。该感应事迹被杭州修化法师于1947年间在上海《弘化月刊》第96期撰文《梦见弘公示念珠》刊载（文章请见后附录），1990年又有上海市佛协常务理事兼佛教居士林副林长郑颂英老居士撰写《摩尼一串铭师恩》一文。1950年文革来前，该念珠又凭空消失了，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由此可见，慧梅法师对先贤有大信心，故得此大感应。而弘一法师也确为已经成就解脱的高僧，虽净秽两隔，依然能够洞察众生的内心，并随缘给予加持。足见佛法之道，真实不虚。

注：慧梅法师，俗名范梅僧，字明尧，法名律一。诞生于1904年1月17日，祖籍湖北，常居上海。出家前曾任五所学校校长，是中国第一所佛教学校兴慈中学的第一任校长、上海文史馆特级文史员，曾任国民党武汉政府党部部长。1994年90岁时于上海宝山净寺剃度出家，2001年3月9日（农历二月十五释迦牟尼佛涅槃之日）未时示寂，享年97岁。身后五彩舍利分别供养在上海灵岩山寺、法藏讲寺。

附录：

梦见弘公示念珠

修仑著

范君梅僧，楚人也，皈依兴慈老法师，现为兴慈中学校长，成绩卓著。民卅六年，参观玉佛寺弘一大师纪念法会，读大师永怀录，深为感动！每开卷，则泫然泪下。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夜，梦见大师告之曰：“我有一物相赠，待明年正月初五日可于佛堂中寻之。”言毕遂醒，知是梦也。越明年，届期寻之不得，因思某与师，素昧平生，今忽梦之，非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感欤，且梦多幻境，依幻证实，非信之入迷者耶！意念正徘徊间，见佛堂中有一悬胆瓶，插梅花数茎已萎，欲弃除之，及出瓶时，忽发现水晶念珠一串，大如黄豆，计卅二粒，佛头中并有弘公肖像一帧，由所嵌如芝麻大之放大镜入，甚清晰。范君喜甚，不敢使用，恐招亵渎，遂供佛前焉。

余于客岁九月二十五日因约赴申，是夜八点钟许，偕南市接引寺悟明、依宝二师，往浙江北路六十一号审美女子中学内云社票房，谒徐朗西老居士。时范君亦在座，经介绍后，知其寓在焉，比蒙赠兴慈中学第一届毕业纪念刊各一册。饭后四人登楼，参观佛堂，礼佛毕，见佛前悬供水晶念珠一串，余问：“如此佳珠，何故供而不用？”范君答曰：“其中有大因缘。”问之根，究其由，范君乃如上述。余曰：“感应如此，可谓至奇！何不为文披露，以彰师德？”范君曰：“诚如所言，但恐人微德薄，自我宣传，易启疑谤。”余闻其言，益钦佩不已，爰此笔记之，以彰感应之道非梦幻也。范君乃笃实君子，佛教信徒，绝无妄语，如或不信，路近者，不妨亲往一睹，当真所记确凿也。



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门人灌顶撰



天台三祖智者大師

大师讳智顗。字德安。俗姓陈氏。颍川人也。高宗茂绩。盛传于谱史矣。暨晋世迁都。家随南出。寓居江汉。因止荆州之华容县。父起祖。学通经传。谈吐绝伦。而武策运筹偏多勇决。梁湘东王萧绎之荆州。列为宾客。奉教入朝。领军朱异见而叹曰。若非经国之才。孰为英王之所重乎。孝元帝即位。拜使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母徐氏。温良恭俭。偏勤斋戒。梦香烟五彩轻浮若雾。萦回在怀。欲拂去之。闻人语曰。宿世因缘寄托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梦吞白鼠。因觉体重。至于载诞。夜现神光。栋宇焕然。兼辉邻室。邻里忆先灵瑞。呼为王道。兼用后相。复名光道。故小立二字。眼有重瞳。父母藏护不欲人知。而人自知之矣。至年七岁。喜往伽蓝。诸僧口授普门品。初启一遍即得。而父母遏绝。不听数往。每存理所诵而惆怅未闻。奄忽自然通余文句。后以经验。无所遗失。乡闾嗟异。温故知新其若此乎。年十五值孝元之败。家国殄丧。亲属流徙。叹荣会之难久。痛凋离之易及。于长沙像前发弘大愿。誓作沙门。荷负正法。为已重任。既精诚感通。梦彼瑞像飞临宅庭。授金色手。从窗隙入。三遍摩顶。由是深厌家狱。思灭苦本。但二亲恩爱不时听许。虽惟将顺而寝哺不安。乃刻檀写像。披藏寻经。晓夜礼诵。念念相

续。当拜佛时。举身投地。恍焉如梦。见极高山。临于大海。澄渟蓊郁。更相显映。山顶有僧。招手唤上。须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引令登。入一伽蓝。见所造像在彼殿内。梦里悲泣而陈所愿。学得三世佛法。对千部论师说之无碍。不唐世间四事恩惠。申臂僧举手指像而复语云。汝当居此。汝当终此。既从寤已。方见己身对佛而伏。梦中之泪委地成流。悲喜交怀精勤逾至。后遭二亲殄丧。丁艰荼毒。逮于服讫。从兄求去。兄曰。天已丧我亲。汝重割我心。既孤更离。安可忍乎。跪而对曰。昔梁荆百万。一朝仆妾。于时久役江湖之心。不能复处硾磊之内。欲报恩酬德。当谋道为先。唐聚何益。铭肌刻骨意不可移。时王琳据湘。从琳求去。琳以陈侯故旧。又嘉此志节。资给法具。深助随喜。年十有八。投湘州果愿寺沙门法绪而出家焉。绪授以十戒。导以律仪。仍摄以北度。诣慧旷律师。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后诣大贤山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历涉二旬。三部究竟。进修方等忏。心净行勤。胜相现前。见道场广博妙饰庄严。而诸经像纵横纷杂。身在高座。足蹶绳床。口诵法华。手正经像。是后心神融净爽利常日。逮受具足。律藏精通。先世萌动而常乐禅悦。快快江东无足可问。时有慧思禅师。武津人也。名高嵩岭。





行深伊洛。十年常诵七载方等。九旬常坐一时圆证。希有能有。事彰别传。昔在周室。预知佛法当祸。故背北游南。意期衡岳以希栖遁。权止光州大苏山。先师遥餐风德。如饥渴矣。其地乃是陈齐边境。兵刃所冲。而能轻于生重于法。忽夕死。贵朝闻。涉险而去。初获顶拜。思曰。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迫。今复来矣。即示普贤道场。为说四安乐行。于是昏晓苦到。如教研心。于时但勇于求法而贫于资供。切柏为香。柏尽则继之以栗。卷帘进月。月没则燎之以松。息不虚黠。言不妄出。经二七日。诵至药王品。诸佛同赞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静发。照了法华。若高辉之临幽谷。达诸法相。似长风之游太虚。将证白师。师更开演。大张教网。法目圆备。落景咨详。连环达旦。自心所悟。及从师受。四夜进功。功逾百年。问一知十。何能为喻。观慧无碍。禅门不壅。宿习开发。焕若华敷矣。思师叹曰。非尔弗证。非我莫识。所入定者。法华三昧前方便也。所发持者。初旋陀罗尼也。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寻汝之辩。不可穷矣。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时有慧邈禅师。行矫常伦。辩迷时听。自谓门人曰。我所敷弘真师子吼。他之所说是野干鸣。心眼未开。谁不惑者。先师正引经文。

傍宗击节。研核考问。邈则失征。扬簸慧风则糠秕可识。淘汰定水故砂砾易明。于是迷徒知反。问津识济。仍于是夜梦见三层楼阁。邈立其下。已坐其上。又有一人攘臂怒目曰。何忽邈耶。何疑法耶。宜当问我。先师设难数关。宾主往复。怒人辞穷理丧。结舌亡言。因诫之曰。除诸法实相。余皆魔事。诫已不复见邈及与怒人。夕有闻者。谓为譊寢。旦诣思所。具陈是相。师曰。汝观般若不退品。凡几种行类相貌。九十六道经云。人若说法。神助怖之。汝既昼折慢幢。夜驱恶党。邪不干正。法应尔也。思师造金字大品经竟。自开玄义。命令代讲。是以智方日月。辩类悬河。卷舒称会。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观智用以咨审。余悉自裁。思师手持如意临席赞曰。可谓法付法臣。法王无事者也。慧旷律师亦来会坐。思谓曰。老僧尝听贤子法耳。答云。禅师所生。非旷之子。又曰。思亦无功。法华力耳。代讲竟。思师诫曰。吾久羨南衡。恨法无所委。汝粗得其门。甚适我愿。吾解不谢汝。缘当相揖。今以付嘱汝。汝可乘法逗缘传灯化物。莫作最后断种人也。既奉严训。不得扈从衡岳。素闻金陵仁义渊藪。试往观之。若法弘其地。则不孤付嘱。仍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陈都。然上德不德。又知音者寡。有一老僧厥名法济。

即何凯之从叔也。自矜禅学。倚卧问言。有人入定闻摄山地动。知僧诤练无常。此何禅也。答曰。边定不深。邪乘闇入。若取若说。定坏无疑。济惊起谢曰。老僧身尝得此定。向灵耀则公说之则所不解。说已永失。今闻所未闻。非直善知法相。亦乃悬见他心。济以告凯。凯告朝野。由是声驰道俗。请益成蹊。大忍法师。梁陈擅德。养道开善。不交当世。时有义集。来会蒋山。虽有折角重席。忍无所容与。先师观慧纵横。听者倾耳。众咸弹指合掌。皆言闻所未闻。忍叹曰。此非文疏所出。乃是观机纵辩。般若非钝非利。利钝由缘。丰富适时。是其利相。池深华大钝可意得。庆余晖之有幸。使老疾而忘疲。先达称咏。故颂声溢道。于时长干慧辩延入定熙。天宫僧晃请居佛窟。皆欲舍讲习禅。缘差永恨面而誓曰。今身障隔。不遂禀承。后世弘通。必希汲引。仆射徐陵。德优名重。梦其先门曰。禅师是吾宿世宗范。汝宜一心事之。既奉冥训。资敬尽节。参不失时。序拜不避泥水。若蒙书疏则洗手烧香。冠带三礼。屏气开封。对文伏读。句句称诺。若非微妙至德。岂使当世文雄屈意如此耶。仪同沈君理请住瓦官。开法华经题。敕一日停朝事。群公毕集。金紫光禄王固。侍中孔焕。尚书毛喜。仆射周弘正等。朱轮动于路。玉佩喧于席。

俱服戒香。同餐法味。小庄严慧荣负才轻诞。其日扬眉舞扇。扇便堕地。双构巨难。难不称捷。合掌叹曰。非禅不智。今之法座乎。法岁法师尔日并坐。抚荣背而嘲曰。从来义龙今成伏鹿。扇既堕地以何遮羞。荣答云。轻敌失势。犹未可欺也。兴皇法朗盛弘龙树。更遣高足构难累句。磨镜转明揩金足色。虚往既实而忘反也。好胜者怀愧。不议而革新。斯之谓欤。建初宝琼相逢让路曰。少欲学禅不值名匠。长虽有信阻以讲说。方秋遇贤年又老矣。庶因渴仰。累世提携。白马警韶。定林法岁。禅众智令。奉诚法安等。皆金陵上匠。德居僧首。舍指南之位。遵北面之礼。其四方衿袖万里来者。不惜无赀之躯。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教。餐和妙道。唯禅唯慧。忘寝忘餐。先师善于将众调御得所。停瓦官八载。讲大智度论。说次第禅门。蒙语默之益者略难称纪。虽动静合道而能露疵藏宝。恩被一切莫知我谁。昔浮头玄高双弘定慧。厥后沈丧单轮只翼而已。逮南岳挺振。至斯为盛者也。陈始兴王出镇洞庭。公卿饯送。皆回车瓦官倾舍山积。虔拜殷重。因而叹曰。吾昨夜梦逢强盗。今乃表诸软贼。毛绳截骨则忆曳尾泥间。仍谢遣门人曰。吾闻闇财【注：《大藏经》中为“财”，按照意思可能是“射”。】则应于弦。无明是闇也。唇舌是



弓也。心虑如弦音。声如箭。长夜虚发无所觉知。若益一人心弦则应。又法门如镜。方圆如像。若缘牵心轳轳无尽。若缘杜心自然蹇涩。昔南岳轮下及始济江东。法镜屡明。心弦数应。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余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减十人得法。其后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贤各随所安。吾欲从吾志。蒋山过近。非避喧之处。闻天台地记称有仙宫。白道猷所见者信矣。山赋用比蓬莱。孙兴公之言得矣。若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也。陈宣帝有敕留连。徐仆射潸涕请住。匪从物议。直指东川。即陈太建七年秋九月初入天台。历游山水。吊道林之棋木。庆昙光之石龕。访高察之山路。漱僧顺之云潭。数。度石梁。屡降南门。荏苒淹流。未议卜居。常宿于石桥。见有三人皂帻绛衣。有一老僧引之而进曰。禅师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舍以仰给。因而问曰。止如今日草舍尚难。当于何时能办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时。三国成一。有大势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国则清。当呼为国清寺。于时三方鼎峙。车书未同。虽获冥期。悠悠何日。且旋涂出谷。见佛陇南峰左右映带最为兼美。即徘徊留意。有定光禅师。居山三十载。迹晦道明。易狎难识。有所悬记。多皆显验。其夕乃宿定光之草庵。咸闻钟磬寥亮山谷。从微至著起尽成韵。问光。此声疏数。光舞手长吟曰。但闻鸣槌集僧。是得住之相。忆睹招手相引时不。余人莫解其言。仍于光所住之北峰创立伽蓝。树植松巢。引流绕砌。瞻望寺所。全如昔梦无毫差也。寺北别峰呼为华顶。登眺不见群山。

暄凉永异余处。先师舍众独往头陀。忽于后夜大风拔木雷震动山。魑魅千群一形百状。或头戴龙虺或口出星火。形如黑云。声如霹雳。倏忽转变不可称计。图画所写降魔变等。盖少小耳。可畏之相复过于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之境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师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咽流涕。但深念实相。体达本无。忧苦之相寻复消灭。强软二缘所不能动。明星出时。神僧现曰。制敌胜怨乃可为勇。能过斯难无如汝者。既安慰已复为说法。说法之辞。可以意得不可以文载。当于语下随句明了。披云饮泉水日非喻。即便问曰。大圣是何法门。当云何学。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实谛。学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从今已后若自兼人吾皆影响。头陀既竟旋归佛陇。风烟山水外足忘忧。妙慧深禅内充愉乐。然佛陇艰阻舟车不至。年既失稔僧众随缘。师共慧绰种苴拾橡。安贫无戚。俄而陈宣帝诏云。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众因更聚。亦不为欣。有陈郡袁子雄奔林百里。又新野庾崇敛民三课。两人登山。值讲净名。遂斋戒连辰。专心听法。雄见堂前有山。琉璃映彻。山阴曲涧。琳琅布底。跨以虹桥。填以宝饰。梵僧数十。皆手擎香炉从山而出。登桥入堂。威仪溢目。香烟彻鼻。雄以告崇。崇称不见。并席天垂。其在此矣。雄因发心改造讲堂。此事非远。堂今尚在。但天台基压巨海。黎民渔捕为业。为梁者断溪。为簷者藩海。秋水一涨巨细填梁。昼夜二潮嗽啜满簷。颅骨成岳蝇蛆若雷。非但水陆可悲。亦痛舟人滥殒。先师为此而运慈悲。自舍身衣

并诸劝助。赍簷一所。永为放生之池。于时计谕临郡。请讲金光明经。济物无偏。宝冥出窟。以慈修身。见者欢喜。以慈修口。闻声发心。善诱殷勤。导达因果。合境渔人改恶从善。好生去杀湍潮绵亘。三百余里江溪簷梁。合六十三所。同时永舍。俱成法池。一日所济巨亿万数。何止十千而已哉。方舟江上讲流水品。又散粳粮为财法二施。船出海口望芙蓉山。耸峭丛起若红莲之始开。横石孤垂似菱花之将落。师云。昔梦游海畔正似于此。沙门慧承。郡守钱玄智皆著书嗟咏。文繁不载。谕后还都。别坐余事。因系廷尉。临当伏法。遥想先师愿申一救。其夜梦群鱼巨亿不可称计。皆吐沫濡。谕明旦降。敕特原谕罪。当于午时忽起瑞云。黄紫赤白状如月晕。凝于虚空遥盖寺顶。又黄雀群飞翾动嘈囀。栖集檐宇半日方去。师云。江鱼化为黄雀来此谢恩耳。师遣门人慧拔金陵表闻。降陈宣帝敕云。严禁采捕。永为放生之池。陈东宫问徐陵曰。天台功德谁为制碑。答云。愿神笔玉著。会宣帝崩。不复得就。敕国子祭酒徐孝克以树高碑。碑今在山。览者堕泪。陈文皇太子永阳王出抚瓯越。累信殷勤。仍赴禹穴。躬行方等。眷属同禀净戒。昼餐讲说。夜习坐禅。先师谓门人智越云。吾欲劝王修福襁褓可乎。越对云。府僚无旧。必称寒热。师云。息世讥嫌亦复为善。王后出游。坠马将绝。越乃感悔。忧愧若伤。先师躬自帅众作观音忏法。整心专志。王觉小醒。凭机而坐。王见一梵僧擎香炉直进问王曰。疾势何如。王汗流无答。僧乃绕王一匝。香气徘徊。右旋即觉。搭然痛恼都释。戒慧先染其心。灵验次悦其目。不欲生

信。诂可得乎。其愿文云。仰惟天台阁梨。德侔安远。道迈光猷。遐迩倾心。振锡云聚。绍像法之将坠以救昏蒙。显慧日之重光用拯浇俗。加以游浪法。门贯通禅宛。有为之结已离。无生之忍现前。弟子飘飏业风。沉沦爱水。虽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禅悦终怀散动之虑。日轮驰骛羲和之辔不停。月镜回轩嫦娥之影难驻。有离有会叹息奚言。爱法敬法潺湲无已。愿生生世世值天台阁梨。恒修供养。如智积奉智胜如来。若药王觐雷音正觉。安养。兜率。俱荡一乘。先师虽复怀宝穷岫。声振都邑。藏形幽壑。德慧昭彰。陈少主顾问群臣。释门谁为名胜。徐陵对曰。瓦官禅师德迈风霜。禅鉴渊海。昔远游京邑。群贤所宗。今高步天台。法云东霭。永阳王北面亲承。愿陛下诏之。还都弘法。使道俗咸荷。陈主初遣传宣左右赵君卿。再遣主书朱雷三传遣诏。回遣道人法升。皆帝自手书。悉称疾不当。陈主遂仗三使。更敕州敦请。永阳王谏曰。主上虚己。朝廷思敬。一言利益。四生有赖。若高让深山则慈悲有隔。弟子微弱尚赐迂屈。不赴台旨将何自安。答曰。自省无德。出处又幽。过则身当。岂令枉滥。业缘如水。隆去羸留。志不可满。任之而已。仍出金陵。路逢两使。初遣应敕左右黄吉宝。次遣主书陈建宗。延上东堂。四事供养。礼遇殷勤。立禅众于灵耀。开释论于太极。又讲仁王般若。百座居左。五等在右。陈主亲筵听法。僧正慧暄。僧都慧旷。长干慧辩皆奉敕激扬难。似冬冰峨峨共结解。犹夏日赫赫能消。天子欣然。百僚尽敬。讲竟。慧暄。擎香炉贺席曰。国十余斋。身当四讲。分文折理。谓得其门。



今日出星收。见巧知陋。由来诤竞不止。即座肃穆有余。七夜恬静。千枝华耀。皆法王之力也。陈主于广德殿谢云。非但佛法仰委。亦愿示诸不逮。陈世所检僧尼。无贯者万人。朝议策经。不合者休道。先师谏曰。调达日诵万言。不免地狱。槃特诵一行偈。获罗汉果。笃论唯道。岂关多诵。陈主大悦。即停搜拣。然居灵耀。过为褊隘。更求闲静。立众安禅。忽梦一人翼从严整。称名冠达。请住三桥。师云。冠达。梁武法名。三桥。岂非光宅。遂移居之。其年四月。陈主幸寺。舍身大施。又讲仁王般若。叙经才讫。陈主于大众内起礼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太子已下并托舟航。咸宗戒范以崇津导。先师虚已亡受。能安宠辱。故澹无惊喜。皇太子请戒文云。渊和南。仰惟化导无方。随机济物。卫护国土。汲引人天。照烛光耀。托迹师友。比丘入梦。符契之像。久彰和尚来仪。高座之德斯秉。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内外两教。尊师重道由来尚矣。伏希俯提。从其所请。世世结缘。遂其本愿。日夜增长。今二月五日于崇正殿设千僧法会。奉请为菩萨戒师。谨遣主书刘璇奉迎(云云)。于时传香在手而脸下垂泪。既字为善萌。反言成晚。后大隋吞陈。方悟前旨。金陵既败。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忽梦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守护。于是往憩匡山。见惠远图像。验雁门法师之灵也。俄而浔阳反叛。寺宇焚烧。独有兹山全无侵扰。护像之功其在此矣。秦孝王闻风延屈。先师对使而言。虽欲相见。终恐缘差。既而王人催促。迫不得止。将欲解缆。忽值大风。累旬之间妖贼卒起。水陆壅隔遂不成行。至尊昔管淮海。万里廓清。慕义崇贤。归身如舍。遣使招引。束钵赴期。师云。我与大王深有因缘。顺水背风不日而至。菩萨律仪即从禀受。先师初陈寡德。次让名僧。后举同学。三辞不免。仍求四愿。一。虽好学禅。行不称法。年既西夕。遠守绳床。抚臆论心。假名而已。吹嘘在彼。恶闻过实。愿勿以禅法见欺。二。生在边表。长逢离乱。身闍庠序。口拙喧凉。方外虚玄。久非其分。域间搏节。一无可取。虽欲自慎。终恐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重去就。去就若重。

传灯则阙。去就若轻。则来嫌诮。避嫌安身未若通法。愿许为法勿嫌轻重。四。三十余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今王涂既一。佛法再兴。谬承人泛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许此四心乃赴优旨。大王方希净戒。故妙愿唯诺。请戒文曰。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彝教夙渐。福履攸臻。妙机须悟。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笑止息于化城。誓舟航于彼岸。开士万行。戒善为先。菩萨十受。专持最上。喻造宫室必先基址。徒架虚空终不能成。孔老释门咸资熔铸。不有轨仪孰将安仰。诚复能仁本为和尚。文殊冥作闍梨。而必藉人师显传圣。授自近之远感而遂通。波仑罄髓于无竭。善财忘身于法界。经有明文非从臆说。深信佛语幸遵明导。禅师佛法龙象。戒珠圆净。定水渊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辨。先物后己。谦挹成风。名称远闻。众所知识。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延。每畏缘差值诸留难。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云雾即消烦恼。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金城殿设千僧会。敬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宗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师云。大王纡遵圣禁。名曰总持。王曰。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所获檀曜各六十种。一时回施悲敬两田。使福德增多。以资家国。香火事讫。泛舸衡峡。大王麾驾贵州。临江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既值便风。朝发夕还。而渚宫道俗延颈候望。扶老携幼相趋戒场。垂黑戴白云屯讲座。听众五千余人。旋乡答地。荆襄未闻。既慧日已明。福庭将建。于当阳县玉泉山而立精舍。蒙敕赐额。号为一音。重改为玉泉。其地本来荒险。神兽蛇暴。谚云。三毒之藪。践者寒心。创寺其间。决无忧虑。是春夏旱。百姓咸谓神怒。故智者躬至泉源灭此邪见。口自咒愿。手又撝略。随所指处。重云璫璫笼山而来。长虹灿烂从泉而起。风雨冲溢歌咏满路。荆州总管上柱国宜阳公王积。到山礼拜。战汗不安。出而言曰。积屡经军阵。临危更勇。未尝怖惧顿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荆人违觐。向方遥礼。临岐望绝。既而重履江淮。道俗再驰。欣戴大王。

尸波罗蜜先到彼岸。智波罗蜜今从禀受。请文云。弟子多幸。谬禀师资。无量劫来悉凭开悟。色心无作。昔年度受。身虽疏漏。心护明珠。定品禅枝并散归静。荷国镇藩为臣为子。岂籍四缘能入三昧。电光断结其类实多。慧解脱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断。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未知底滞可开化不。师严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浅可发萌不。菩萨应机可逗时不。书云。人生在三。事之如一。况谭释典而不从师。今之嫌言备历素款成就事重。请弃饰辞。答曰。谬承人泛。拟迹师资。顾此肤疏。以非时许。况隆高命。弥匪克当。徒欲沉吟。必乖深寄。重请云。学贵承师。事推物论。历求法界。措心有在。仰惟宿植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学。俄逢圣境。南岳记荆。说法第一。无以仰过。照禅师来。具述斯事。于心时喜。以域寸诚。智者昔入陈朝。彼国明试。瓦官大集。众论锋起。荣公强口先被折角。两琼继轨才获交绥。忍师赞叹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无畏。释难如流。亲所闻见众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归伏。非禅不智验乎金口。比闻名僧所说。智者融会。甚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乎大海。此之包举始得佛意。唯愿未得令得。未度令度。乐说不穷。法施无尽。复使柳顾言稽首虔拜(云云)。智者频辞不免。乃著净名经疏。河东柳顾言。东海徐陵。并才华族胄。应奉文义。缄封宝藏。王躬受持。今王入朝。辞归东岭。吴民越俗扫巷淘沟。沿道令牧幡华交候。寺旧所荒废凡一十二载。人踪久断。竹树成林。还届半山。忽见沙门。眉发皓然秉锡当路。众共咸睹。行次渐近。逡巡韬秘。圣犹尚候况人情乎。智者雅好泉石。负杖闲游。若吟叹曰。虽在人间。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静夜。澄神自照。岂不乐哉。后时一夜皎月映床。独坐说法连绵良久。如人问难。侍者智晞明旦启曰。未审昨夜见何因缘。答曰。吾初梦大风忽起。吹坏宝塔。次梵僧谓我云。机缘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风。三种备矣。化道即行华顶之夜。许相影响。机用将尽。傍助亦息。故来相告耳。又见南岳。师共喜禅。师令吾说法。即自念言。余法名义皆晓自裁。唯三观三智最初面受而便说。说竟谓我云。他方华整。相望甚久。缘

必应往。吾等相送。吾拜称诺。此死相现也。吾忆小时之梦。当终此地。所以每欣归山。今奉冥告。势当不久。死后安厝西南峰所指之地。累石周尸。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人见者发菩提心。又经少时。语弟子云。商行寄金。医去留药。吾虽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观心论。随语疏成。不加点润。论在别本。其冬十月。皇上归蕃。遣行参高孝信入山奉迎。因散什物用施贫无。标杙山下处拟殿堂。又画作寺图以为式样。诫囑僧众。如此基陞俨我目前。栋宇成就在我死后。我必不睹。汝等见之。后若造寺一依此法。弟子疑曰。此处山涧险峙。有何缘力能得成寺。答云。此非小缘。乃是王家所办。合众同闻互相推测。或言是姓王之王。或言是天王之王。或言是国王之王。喧喧成论竟不能决。今事已验。方知先旨。乃说帝王之王。标寺基已。随信出山。行至石城乃云有疾。谓智越云。大王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须进前也。石城是天台西门。大佛是当来灵像。处所既好。宜最后用心。衣钵道具分为两分。一分奉弥勒。一分充羯磨。语已右胁西向而卧。专称弥陀。般若。观音。奉请进药。即云。药能遣病留残年乎。病不与身合。药何能遣。年不与心合。药何所留。智晞往日复何所闻。观心论中复何所道。纷纭医药。扰累于他。又请进斋饭。报云。非但步影为斋。能无缘无观即真斋也。吾生劳毒器。死悦休归。世相如是。不足多叹。即口授遗书并手书四十六字。莲华香炉。犀角如意留别大王。愿芳香不穷。永保如意。书具别本封竟。索三衣钵。命净扫洒。唱二部经为最后闻思。听法华竟。赞云。法门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旷大。微妙难测。四十余年蕴之。知谁可与。唯独明了。余人所不见。辍斤绝弦于今日矣。听无量寿竟。赞曰。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华池宝树。易往无人。火车相现。能改悔者尚复往生。况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实不唐捐。梵音声相实不逛人。当唱经时。吴州侍官张达等伴五人。自见大佛倍大石尊。光明满山直入房内。诸僧或得瑞梦。或见奇相。虽复异处而同是此时。唱经竟。索香汤漱口。说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观。四无量心。四悉檀。四谛。十二因缘。六波



罗蜜。一一法门摄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凉池。若能于病患境达诸法门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今我最后策观谈玄。最后善寂吾今当入。智朗请云。伏愿慈留赐释余疑。不审何位。歿此何生。谁可宗仰。报曰。汝等懒种善根。问他功德。如盲问乳。蹶者访路。告实何益。由诸懽悵故喜怒呵赞。既不自省。倒见讥嫌。吾今不久当为此辈破除疑谤。观心论已解。今更报汝。吾不领众。必净六根。为他损己。只是五品位耳。汝问何生者。吾诸师友侍从观音皆来迎我。问谁可宗仰。岂不曾闻波罗提木叉是汝之师。吾常说四种三昧是汝明导。教汝舍重檐。教汝降三毒。教汝治四大。教汝解业缚。教汝破魔军。教汝调禅味。教汝折慢幢。教汝远邪济。教汝出无为坑。教汝离大悲难。唯此大师能作依止。我与汝等。因法相遇。以法为亲。传习佛灯是为眷属。若不能者。传习魔灯非吾徒也。诫维那曰。人命将终。闻钟磬声增其正念。唯长唯久。气尽为期。言何身冷方复响磬。世间哭泣著服皆不应为。言讫加趺唱三宝名。如入三昧。以大隋开皇十七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入灭。春秋六十。僧夏四十。至于子时顶上犹暖。虽复不许哀号。门人哽恋。心没忧海【注：《大藏经》中为“海”，按照意思可能是“悔”。】不能自喻。日隐舟沉永无凭仰。加趺安坐在外十日。道俗奔赴。烧香散华号绕泣拜。过十日已。殓入禅龕之内则流汗遍身。绵帛掩拭沾濡若浣。既而归佛陇而连雨不休。弟子咒愿。愿赐威神。才动泥洹之舆。应手云开风噪松悲泉奔水咽。道俗弟子侍从灵仪还遗囑之地。龕坟虽掩妙迹常通。谨书十条继于状末。

创寺已后即登春坊。故知皇太子寺基。此瑞验矣。王家造寺。斯又验矣。三国成一。斯又验矣。寺名国清。此又验矣。灵瑞殷勤。联翩四验。古今可以为例焉。

(其二)朱方天香寺沙门慧延。彼土名达。昔游光宅。早沾法润。忽闻迁化。感咽弥辰。奉慕尊灵为生何处。因写法华经以期冥示。潜思累旬。梦见观音高七层塔。光焰赫奕。过经所称。智者身从观音从西来至。延梦里作礼。乃谓延曰。疑心遣否。延密怀此相。口未曾言。后见灌顶。始知临终观音引导。事验悬契。欣嗟无已。

(其三)土人马绍宗居贫好施。刈稻百束以供寺僧。执役疲劳。身如有疾。心作是念。我由施故而感斯患。未测幽冥当有报否。因极寝卧。梦见智者加趺坐一床。烧香如雾。安慰绍宗。汝家贫好施。何疑无福。种种劝喻辞繁不载。尔夜。宗兄及宗妻母三人共梦。晨朝各说。异口同言。香气盈家经日不歇。宗亲感叹。冥圣不遥。

(其四)开皇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佛陇僧众方就坐禅。师现常形进堂。按行上座。道修良久瞻奉。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海州连水县人丘彪。昼发誓于龛。夜见僧排户。彪即起礼拜。云勿拜。安隐无虑也。绕寺一匝。彪随后奉寻。出门数步。奄然便失。当其月十二日。有海州沐阳县人房伯奴。卫伯玉。于智者旧室而见其形状。事相如在。

(其五)开皇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土人张造。年迈脚趺。曳疾登龕拜曰。早蒙香火。愿来世度脱。仍闻龕内应声。又闻弹指。造再请云。若是冥力。重赐神异。即复如初。造泣而拜。恋慕忘返。

(其六)仁寿元年正月十九日。永嘉县僧法晓。生闻胜德。殁传妙瑞。悔不早亲。追恨疚心。故来坟所旋千匝礼千拜。于昏夕间。龕户自开光明流出。照诸树木枝叶炳然。合寺奔驰所共瞻礼。

(其七)仁寿二年八月十三日。沂州临沂县人孙抱长。午前于龕所奉见。信心殷重。后限满被替。独到龕所辞别。洒泪向僧说如此。

(其八)大业元年二月二十日。土人张子达。母俞氏。年登九十。患一脚短凡十八年。自悲已老。到坟奉别。设斋专至。即觉短脚还申。行步平正宛如少时。此姬悲喜。见人即述。遥礼天台以为常则。

(其九)荆州弟子法偃。于江都造智者影像。还至江津。像身流汗。拭已更出。道俗瞻礼如平生。汗痕尚在。

(其十)荆州玉泉寺造石碑。未得镌刻。智者像至。而碑上自然生脉成文曰。天地玄用出生。或有磨刮。其辞弥亮。一境观读。三日方失。

智者弘法余年。不畜章疏。安无碍辩。契理符文。挺生夫智。世间所伏。有大机感。乃为著文。奉敕撰净名经疏。至佛道品为二十八卷。觉意三昧一卷。六妙门一卷。法华次第章门三百科。始著六十科为三卷。小止观一卷。法华三昧行法一卷。又常在高座云。若说次第禅门。一年一遍。若著章疏。可五十卷。若说法华玄义并圆顿止观。半年各一遍。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门皆无文疏讲授而已。大庄严寺法慎私记禅门初分得三十卷。尚未删定而法慎终。国清寺灌顶私记法华玄初分得十卷。止观初分得十卷。方希再听毕其首尾。会智者涅槃。钻仰无所仿佛。龙章未尽要妙。深识者自寻得其门也。学士法喜凡事十七禅师。年登耳顺方逢智者。陈尚书毛喜嘲之曰。尊师犹少。弟子何老。答云。所事者德。岂在于年。又问曰。何者为德。答云。善巧说法即后代富楼那。破魔除障即是优婆鞠多。毛喜自善其辞。谈之朝野。常为口实。又常行方便。等。雉来索命。神王遮曰。法喜当往西方。次生得道。岂偿汝命耶。仍于瓦官寺端坐入灭。建业咸睹。天地共知。又有慧珣因听法而发定。道势因领悟而观开。净辩强

记。有泻瓶之德。于佛陇烧身。慧普修忏。象王便现。法慎学禅微发持力。此二三子不幸早亡。门人行解兼善。堪为后进师者多矣。皆内秘珍宝不令人识。今略书见闻如上。梁晋安王中兵参军陈针。即智者之长兄也。年在知命。张果相之。死在晦朔。师令行方等忏。针见天堂牌门。此是陈针之堂。过十五年当生此地。遂延十五年寿。果后见针。惊问。君服何药。答但修忏耳。果云。若非道力安能超死耶。梁方茂从师习坐。忽发身通微能轻举。智者呵云。汝带妻子何须学此。宜急去之。大中大夫蒋添玟。仪同公吴明彻。皆禀息法脚气获除。法云。远覃例皆如此。灌顶多幸遂逢嘉运。滥齿轮下十有三年。戴天履地不测高深。以开皇二十一年遇见开府柳顾言。赐访智者。俗家桑梓入道缘由皆不能识。克心自责微知醒悟。仍问远祖于故老。则询受业于先达。瓦官前事或亲承音旨。天台后瑞随分忆持。然深禅博慧妙本灵迹。皆非浅短能知。但恋慕玄风。无所宗仰。辄编闻见若奉慈颜。披寻首轴涕泗俱下。谨状。

铁法师云。大师所造有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栴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法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不可称数。

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终)

药师如来法门一斑

弘一大师

今天所讲，就是深契时机的药师如来法门。我近年来，与人谈及药师法门时，所偏注重的有几样意思，今且举出，略说一下。

药师法门甚为广大，今所举出的几样，殊不足以包括药师法门的全体，亦只说是法门之一斑了。

【一、维持世法】

佛法本以出世间为归趣，其意义高深，常人每难了解。若药师法门，不但对于出世间往生成佛的道理屡屡言及，就是最浅近的现代人类实际上的生活亦特别注重。如经中所说：“消灾除难，离苦得乐，福寿康宁，所求如意，不相侵陵，互为饶益”等，皆属于此类。就此可见佛法亦能资助家庭生活，与维持国家世界的安宁，使人类在这现生之中即可得到佛法的利益。

或有人谓佛法是消极的、厌世的、无益于人类生活的，闻以上所说药师法门亦能维持世法，当不至对于佛法再生种种误解了。

【二、辅助戒律】

佛法之中，是以戒为根本的，所以佛经说：“若无净戒，诸善功德不生。”但是受戒容易，得戒为难，持戒不犯更为难。今若能依照药师法门去修持力行，就可以得到上品圆满的戒。假使于所受之戒有毁犯时，但能至心诚恳持念药师佛号并礼敬供养者，即可消除犯戒的罪，还得清净，不至再堕落在三恶道中。

【三、决定生西】

佛法的宗派非常之繁，其中以净土宗最为兴盛。现今出家人或在家人修持此



尊敬的画作创作人：
很抱歉，由于读者推荐本刊登载此“弘一法师像”，无法与您联系。请您见到消息后，与《一乘》编辑部联系，以便编辑部及时为您寄去样刊和稿费！
《一乘》编辑部



学天台宗法门大意

天台沙门 行满

宗，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者甚多。但修净土宗者，若再能兼修药师法门，亦有资助决定生西的利益。依《药师经》说：“若有众生能受持八关斋戒，又能听见药师佛名，于其临命终时，有八位大菩萨来接引往西方极乐世界众宝莲花之中。”依此看来，药师虽是东方的佛，而也可以资助往生西方，能使吾人获得决定往生西方的利益。

再者，吾人修净土宗的，倘能于现在环境的苦乐、顺逆一切放下，无所挂碍，则固至善。但是切实能够如此的，千万人中也难得一二。因为我们是处于凡夫的地位，在这尘世之时，对于身体、衣食、住处等，以及水、火、刀兵的天灾人祸，在在都不能不有所顾虑，倘使身体多病，衣食、住处等困难，又或常常遇着天灾人祸的危难，皆足为用功办道的障碍。若欲免除此等障碍，必须兼修药师法门以为之资助，即可得到《药师经》中所说“消灾除难、离苦得乐”等种种利益也。

【四、速得成佛】

《药师经》，决非专说世间法的。因药师法门，惟是一乘速得成佛的法门。所以经中屡云：“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速得圆满”等。

若欲成佛，其主要的原因，即是“悲智”两种愿心。《药师经》云：“应生无垢浊心、无怒害心，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就是这个意思。前两句从反面转说，“无垢浊心”就是智心，“无怒害心”就是悲心。下一句正说，“舍”及“平等之心”就是智心，余属悲心。悲智为因，菩提为果，乃是佛法之通途。凡修持药师法门者，对于以上几句经文，尤宜特别注意，尽力奉行。

假使不如此，仅仅注意在资养现实人生的事，则惟获人天福报，与夫出世间之佛法了无关系。若是受戒，也不能得上品圆满的戒。若是生西，也不能往生上品。

所以我们修持药师法门的，应该把以上几句经文特别注意，依此发起“悲智”的弘愿。假使如此，则能以出世的精神来做世间的事业，也能得上品圆满的戒，也能往生上品，将来速得成佛可无容疑了。

药师法门甚为广大，上所述者，不过是我常对人讲的几样意思。将来暇时，尚拟依据全部经义，编辑较完备的药师法门著作，以备诸君参考。

最后，再就持念药师佛名的方法，略说一下。念佛名时，应依经文，念曰：“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不可念“消灾延寿药师佛”。

本文由弘一大师一九三九年五月在永春普济寺讲 王世英记

今依大师教门。五时说经。八教释义。如来出世一代化仪。

不出此八。收摄具足。言五时者。依大经云。从牛出乳。

喻佛说十二部经。圆满修多罗。华严顿教。最初之说。名第一时。次从乳出酪。喻佛从修多罗说中阿含。十二年前。

小乘三藏。名第二时。次从酪出生酥。喻佛十二年后。说方等典。名第三时。次从生酥出熟酥。喻佛从方等后。说

诸部般若。始自色心。终乎种智。皆摩诃衍。名第四时。次从熟酥出醍醐。喻佛从摩诃般若。说大涅槃法华开权。

同一醍醐。五味具足。法华一乘。开前四味。会三归一。无非佛乘。成醍醐教。独得妙名。言八教者。谓顿。渐。

不定。秘密。藏。通。别。圆。顿等四教。是佛化仪。藏等四教。是佛化法。会渐归顿。更无余乘。藏等四教出自

天台。亦云神僧授与。亦云大师义立。是故大经云。下智观故得声闻菩提。中智观故。得缘觉菩提。上智观故。得

菩萨菩提。上上智观故。得诸佛菩提。即其义也。言三观者。依中论四句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

假名。亦是中道义。三观一心中得。故云一心三观耳。因中用心。名为三观。果时证得。名为三德入秘密藏。是故

经云。安置诸子秘密藏中。我亦不久。自住其中。四教用观。各有区分巧拙不同。藏教拙度。折色名空。空观犹拙。

通教巧度。体色名空。犹来入似。根有利钝。利根菩萨。八地已上。道观双流。摄入初住。三观具足。别教菩萨。

次第而修。先空次假后中。用前二观。为方便道。得入中道第一义谛。别别而修。未能圆融。故云别耳。别小。别

大。亦名为别。得三观名。圆教用观者。初心之人。一心三观。观于三谛。三谛是境。名为所观。是观名为能观。

境观具足。证三智理。初后不二。大论焦炷。即其义也。

论言。三智。实是一心中得。说时次第。令人易解。故分次第耳。涅槃法华。同醍醐教。大之与妙。一体异名。大

师判之。涅槃称为拈拾教。扶律说常。何者。法华开权。三周记莳。上中下根。皆悉入实。如秋收冬藏。更无所作。

大阵已破。余党不难。涅槃终穷。无非常住。十仙外道。增上之徒。广开常宗。纯堕妙义。皆以得悟。拈拾之说。

其在兹乎。摩诃止观。一部大意。不出法华三昧之异名。依经修观。非数他宝。期心有地。四种四谛。简非显是。

发菩提心后。约六即令朱紫不滥。六位具足。初后不二。夫言六简其滥。即者简其显。不同他云即佛滥于上位。故

以六即简定发菩提心四弘之说。依境发心。上求下化誓。岂境如坏驴车。正南而游。略述大略。广在诸文云。

贞元二十年十月二十日因日本国求法僧最澄故记。

此依大师教门。华严法华。同是一乘之伴不异。若论开权。

华严别教主伴未融。犹不自在。法华白牛。开渐归顿。别教主伴。即是法华白牛。一乘无别。名不次第。华严别教。

名为次第。未证白牛。法华开显皆同顿说。前后之殊耳。

注：根据《传教大师全集》第五卷校对句读。



药师法门修持课仪略录

弘一大师讲述

药师如来法门大略，如大药师寺已印行之《药师如来法门略录》所载。

今所述者，为吾人平常修持简单之课仪。若正式供养法，乃至以五色缕结药叉神将名字法等，将来拟别辑一卷专载其事，今不述及。

欲修持药师如来法门者，应供药师如来像。上海佛学书局有石印彩色之像，可以供奉，宜装入玻璃镜中。供像之处，不可在卧室。若不得已，在卧室中供奉者，睡眠之时，宜以净布覆盖像上。

《药师经》，供于几上。不读诵时，宜以净布覆盖。供佛像之室内，须十分洁净，每日宜扫地，并常常拂拭几案。供佛之香，须择上有香气者。供佛之花，须择开放圆满者。若稍残萎，即除去。花瓶之水，宜每日更换。若无鲜花时，可用纸制者代之。此外如供净水、供食物等，随各人意。但所供食物，须人可食者乃供之，若未熟之水果及未烹调之蔬菜等皆不可供。

以上所举之供物，应于礼佛之前预先供好。凡在佛前供物或礼佛时，必须先洗手、漱口。此外如能悬幡、燃灯尤善，无者亦可。

以下略述修持课仪，分为七门。其中礼敬、赞叹、供养、回向、发愿，必须行之。诵经、持名、持咒，可随己意，或惟修二法，或仅修一法，皆可。

【一、礼敬】

十方三宝一拜，或分礼佛法僧三拜。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拜。药师琉璃光如来三拜。此外若欲多拜，或兼礼敬其它佛菩萨者，随己意增加。礼敬之时，须至诚恭敬，缓缓拜起，万不可匆忙。宁可少拜，不可草率。

【二、赞叹】

礼敬既毕，于佛前长跪合掌，唱赞偈云：

归命满月界。净妙琉璃尊。法药救人天。因中十二愿。
慈悲弘誓广。愿度诸舍生。我今申赞扬。志心头面礼。

上赞偈出《药师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唱赞之时，声宜迟缓，宜庄重。

【三、供养】

赞叹既毕，于佛前长跪合掌，唱供养偈云：





愿此香花云。遍满十方界。一一诸佛土。
无量香庄严。具足菩萨道。成就如来香。

供养毕，或随意增诵忏悔文，或可略之。

【四、诵经】

字音不可讹误，宜详考之。诵经时，或跪、或立、或坐、或经行，皆可。

【五、持名】

先唱赞偈云：

药师如来琉璃光。焰网庄严无等伦。
无边行愿利有情。各遂所求皆不退。

续云：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以后即持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一百八遍。若欲多念者，随意。

【六、持咒】

或据经中译音持念，或别依师学梵文原音持念，皆可。或念全咒一百八遍。或先念全咒七遍，继念心咒一百八遍，后复念全咒七遍。心咒者，即是咒中“唵”字以下之文。未经密宗阿阇梨传授，不可结手印。擅结者，有大罪。持咒时，不宜大声，惟令自己耳中得闻。持咒时，以坐为正式，或经行亦可。

【七、回向发愿】

回向与发愿大同，故今并举。其稍异者，回向须先修功德，再以此功德回向，惟愿如何云云。若先未修功德者，仅可云发愿也。

回向发愿，为修持者最切要之事。若不回向，则前所修之功德，无所归趣。今修持药师如来法门者，回向之愿，各随己意。凡《药师经》中所载者，皆可发之，应详阅经文，自适其宜可耳。

以上所述之修持课仪，每日行一次或二次、三次。必须至心诚恳，未可潦草塞责。印光老法师云：“有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吾人修持药师如来法门者，应深味斯言，以自求多福也。





关于放生

慈诚罗珠堪布

作为佛教徒，我们经常放生。如果如法地放生，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够如理如法，功德就要大打折扣。所以，了知如何如法地放生，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大乘菩萨所有的行为，可以归纳为六种，这就是六度——六波罗蜜多。本来，大乘菩萨的见解、行为、修法和利益众生、度化众生的事业浩如烟海，但所有这些方便，均可以归纳为六度。

如果我们能如法放生，即使是放一条生命，也有办法具足六度。如何具足呢？下面我们分别讲述：

第一、布施

大乘菩萨的布施有三种：无畏布施、法布施和财布施。

无畏布施：

放生本身就是无畏布施，但要成为真正的无畏布施，还需要一些条件。

1、观察施放环境是否适合所放之生命。譬如藏地也有泥鳅卖，是从汉地运过去的。当地的牧民以为是鱼，就买了放到河里。那儿的河底下没有泥，全是石头，河水也很冷，因为它的源头是雪山。泥鳅放下去后，对环境不适应，活不了多久，便都死掉了。

在1991、1992年，因我们当时也欠缺常识，在康定买了鳊鱼，然后放到康定城中的一条河里，结果可想而知，它们根本活不了。我们发了救度它们的心，却不能使它们真正得到救护，实在很可惜。所以，观察生态环境适不适合所放生命，这个程序非常重要。

2、观察是否有人再度捕杀。若有人再度捕杀，则会造极大罪业，所以应当尽力避免，并选择无人再去加害的安全地点放生。

如果没有人捕杀，但放下去以后，却活不了很久，此时要不要放呢？还是放了好。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使它完全不死的地方。先使它们远离死亡的怖畏，其它的事再尽量做到。这样的放生就是无畏布施。

放鱼苗或其它一些很久以后才会被杀的生命，也是属于放生，但在放生当时，不是从屠刀之下抢救下来的。将泥鳅、鳊鱼、鱼等市场上待宰的生命从屠刀之下救下来，不仅有很大功德，也才是真正的无畏布施。

法布施：

法布施非常非常重要。如何法布施呢？

首先，放生时要给它们念佛的圣号或其它咒语。让这些生命听到佛的圣号和咒语，对它们有很大的利益，这是经书里有记载的。念的时候要想办法让施放的每一个生命都

能听到。如果我们坐在远远的地方念，念完后回向给它们，虽然这也有功德，但因为它们听不到，所以闻听佛号的功德它们就得不到。

如果在它们听得到的地方念，则可以使它们得到两方面的功德：第一，它们能够得到我们念经回向给它们的善根；第二，在听到佛的圣号、咒语后，它们一定会解脱。不是说下一世一定解脱，这要看它们的业障是否深重，但不会经历很长时间，它们一定会得到解脱。

其次，要给它们喂甘露丸。甘露丸在显宗不怎么强调，密宗里却十分讲究。甘露丸的来源，大部分都是从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后来由真正的伏藏大师挖掘出来。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甘露丸都有益。一些所谓的甘露丸吃下去以后，不但没有功德，还会造成伤害。譬如后世得不到解脱，并且成为解脱的障碍。

这种甘露丸是怎么来的呢？有些来自于伪伏藏师；有些是魔鬼为了加害众生才出现的假甘露丸；另外，一些真正的甘露丸，在经过犯密乘戒人的手或者由他们来制做之后，也会成为不清净的。因为，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甘露丸不是很多，高僧大德取出来后，在里面加上其它的甘露和药物，并观修念诵进行加持，念修的时候，如果修行人当中有犯密乘戒的人，这个甘露丸就不清净。

所以，用甘露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作为凡夫，我们以肉眼难以区分其真伪，只有看它的来源是否清静，这个相当重要。如果不清楚其来源，就不喂这种甘露丸，只念佛的圣号就可以了。

另外，将系解脱（《圣教一子续》）搁放在所放生命的头上加持也十分重要。凡是系解脱接触过的那些生命，很快就能够成佛。也许有人会疑问：“它自己不修行，也没有人给它传法，为什么仅仅将系解脱系在身上或接触以后就能够解脱呢？”这就是佛度化众生不可思议的一种方便。

也许还有人会问：“佛既然有这样的方便，那为什么不用这种方便来度一切众生呢？”经书上有记载，这些众生遇到系解脱、闻解脱，也有前世的因缘。前世的因缘是怎么回事呢？譬如一个人现在学大圆满、学密乘、听《圣教一子续》等等，也有可能因不好好修行或犯戒而堕落，在恶趣里流转很长时间，最后度化他们的方法不是显宗的法，而是以密宗最殊胜的法，轻轻松松让他们得解脱。因为它们的前世已经有了很好的缘分，这些众生本身具有这样的福报，所以它们才会遇到这样的法，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有此福德。这些叫做法布施。

法布施特别重要。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今天整个鱼市场的生命，要么你既不能念一句佛的圣号，也不能喂甘露丸，统统送给你，让你去放生；要么你可以给它们念咒，喂甘露丸，搁系解脱，但不卖给你。面对这种情况，该如何选择呢？一定选择后者。

从近的角度来看，如果将成千上万的生命拿去放生，使它们避免死亡的痛苦，其意义不言而喻。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赋予它新的生命，决不是给它一些钱或其它的东西所能够比拟的。比如说：当我们即将被杀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救我们好呢？还是给我们很多钱好呢？道理可想而知。如果自命都难保，拿钱来干什么呢？后人也不可能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钱为我们超度，所以钱没有用，挽救生命当然很重要。

但眼光再放长远一点看，则是法布施更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们将这些鱼送给我们放生，可以免去这些生命一次死亡的痛苦。但是，如果不能给它念佛等等，就没有办法真正利益它，仅仅是放了一条生命而已。它以后去干什么就很难说，如果是肉食动物，还不如让它在闻听佛的名号后死去，既可以为其种下善根，还可以让它停止造作恶业。

世间人都非常向往长寿、富裕或具有神通，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对一个修行人或对一个众生来说，究竟是好是坏，也是很难断定的。

大家都知道提婆达多，如果提婆达多没有神通，就不可能造两个无间罪。正因为他有了神通，才能收伏那个国王。国王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也就对他言听计从，两个人串通一气，才会造作很多无间罪。

关于长寿，也有一个公案：阿底峡尊者的一个弟子，因参与村子里的纠纷，死的时候犯了戒。听到消息后，阿底峡尊者很伤心地感慨道：“我那弟子早死三年还是一个三藏比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早三年他死去，还是一个持戒清净的比丘、学识渊博的三藏法师，但三年后却判若两人。

所以，寿命长也不一定有益。有些众生寿命长了反而会因此而造很多恶业。

前段时间网络上也有人问：“有时候我们在市场上或其它地方，会遇到一些即将被宰杀的生命，要买它们也没有那么多钱，该怎么去饶益它们呢？”很简单，给它们念佛。如果随身带了一些清净的甘露丸，就喂给它们；如果没有，则佛号、咒语随时可以念。佛号、咒语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念了一定会对它们有利。

比如：我们经常念释迦牟尼佛的心咒“达雅他，嗡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耶梭哈”。往昔仅仅依靠这句圣号，就成就了无量的佛陀。这一点在很多经书上都有记载。

念佛号、咒语的时候，发心是很重要的，不能有自私心。无始以来，我们的自私习气很浓厚，如果给它们念佛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不是大乘佛法。但无论如何，念总比不念好。藏文仪轨里有一些特殊的法布施，汉文仪轨里没有，但念缘起咒也可以代替。放生的时候，即使是放一条鱼，也必须念。因为这样念佛之后，很多众生就能得到解脱。

另外，念佛的时候还要合掌。为什么要合掌呢？《极乐愿文》解释里讲过，合掌是为了向阿弥陀佛表示恭敬，为了祈祷阿弥陀佛。合掌一次也可以遣除很多大劫的业障，所以要合掌。要一心一意观想我们替这些生命合掌，替这些生命念咒、念佛的圣号。这样，它们就能够得到这些功德，就能够清净很大的业障，就能够很快成就。这一点非常重要。

放生的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小体积的动物，身体没有那么大，有限的钱就可以买很多，不但可以救很多生命，而且也可以让它们得到解脱。但放大体积的生命，比如牦牛、绵羊还有鲢鱼等等也有很多好处。因为身体越大，死的时候痛苦也越大，这是我们现量可见的。我们使它们避免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功德也很大。这些在经书上有记载，《俱舍论》中也讲过。譬如杀一只蚂蚁和一头牛，罪过哪个大呢？本来两个都是畜牲，但小虫子死的痛苦，相对而言没有牦牛被杀的痛苦大。牦牛、绵羊之类，因为身体较大，死的时候痛苦也很大，所以，杀害它们的罪过相对而言也要大一些。

放生的动物，我认为泥鳅最理想，因为它死的方式很残忍，身体也比较适中，几块钱可以买到很多。但也要视当地情况而定，不一定非要放泥鳅。

学习大乘佛法刚刚起步的人，弘法利生的事业就是这个。佛住世时一转法轮，现场有几百几千的众生成就阿罗汉的果位，几百几千的众生发无上菩提心等等，但是我们却做不到。我们现在只有根据自己的能力，每月积攒十元、五元或两元、一元，过段时间拿来放生，这是我们能做到的。这就叫做饶益众生，就是法布施。

财布施：

密宗里有一些仪轨，比如专门喂鱼鸟的仪轨：在米饭里加一些咒语、甘露等进行加持，里面不能有血肉。我们平时没有这样做，但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过的法布施。

以上所讲的就是布施波罗蜜多。

第二、持戒

持戒可以分两种：第一是持守小乘不伤害众生的戒律；第二是持守大乘利益众生的戒律。

如何具备呢？要尽量想办法，在放生的过程当中，不让动物受伤。鱼从筐里跳到筐盖上面或地上时，身体有可能会受伤。平时比较常见的是，很多人抓起来就扔到河里。这样不对，除了鸟类之外，抓起来就扔会给动物们带来很大的恐惧感，其精神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如果这样做，下一世我们就有可能成为精神不正常的人，所以不能这样扔，而要在将它抓住以后，轻轻地放回筐里。在没有念经、没有放甘露丸之前，尽量不要放。如果在没有念经，没有放甘露丸，系解脱也没有搁在它们头上之前就放了，对这些生命来说就是很大的损失，所以不能放。



放生的行为也断除了一些罪过。以放一条鱼为例：第一，鱼市场的老板如果把这条鱼卖给餐馆，他就有杀生的罪过。我们买下来以后，就免除了他的罪过；第二，如果我们不买这条鱼，餐馆里的厨师就会杀它。我们买了以后，就免除了厨师的罪业；第三，餐馆里那些吃鱼的人，也有杀生的罪过。我们买了以后，就断除了第三个杀生的罪过。至于抓鱼的农民在抓鱼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是要放生还是杀生，所以不一定能免他的罪过，但其它的三个罪业都可以消除。放生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害那些放生的动物或是其他人的心，这就是利益众生。

这样的放生就是持戒。

第三、忍辱

在放生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譬如严寒酷暑、身体劳累、蚊虫叮咬以及别人的刁难等等。遇到这些外境时，要观想这是很好的消除自己罪业的方法，或按《入菩萨行论》里讲的修自他相换，即由自己来替一切众生承受这些痛苦。虽然是一些小的痛苦，但若这样观想、这样思维，也可以积累很大的资粮。所以，要安忍身体上的一切艰难困苦。如果遇到别人制造违缘，也不能与人争吵，生起嗔恨心，要忍受别人的无理取闹。这些就是忍辱。

第四、精进

精进是对修法有欢喜心。在放生的时候，应该是每个人都对放生有欢喜心的。若有欢喜心，就具备了精进。

第五、禅定

禅定如何具备呢？有人认为，禅定就是打坐，我们也没有打坐，这不可能具备吧？实际上，这也可以具备。经书上有记载，讲经说法或做其它善事，都可以具备禅定。譬如说法的时候，如果能认认真真讲，不胡思乱想，这就是禅定；放生的时候，念经的时候，如果能一心一意去想，认认真真去放，这就是禅定。如果在念经的时候，口中虽然在念，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这就是散乱，就不具备禅定。禅定是心平静下来的一种状态。放生的时候，一心祈祷佛陀或对这些生命发慈悲心，这就是禅定。

第六、智慧

如何具备智慧呢？放生的时候，知道这样做是大乘佛法，这样做有善根，这样做可以使很多众生都得到利益等等，而且要为这些众生念诵经文、佛号、咒语，这就具备了智慧。如果再完善一点，在放生的时候，要观三轮体空，要知道自己、被放的生命、放生的活动这三个都是如幻如梦的。如果有这样的见解和证悟，那自然是智慧。如果没有这样的见解，则刚刚所讲的那些，也属于智慧。

这样放生，就具备了六度。如果能以加行发心、正行无缘、回向菩提的三殊胜摄持，放生就是非常殊胜的善行。

每一个人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杀生的罪过无穷无尽。不要说无始以来，就是这一世，从出生到现在，杀生的罪过也有很多，足够将我们赶向地狱。放生就是最好的对治力，同时还要发心：从此以后，决不故意去杀害众生！如果有这样的决心，则一定能够清净杀生的罪过，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不能这样下决心，也可以选择戒杀部分生命，譬如说从今天起，生生世世不杀蛇或不杀泥鳅，若能这样发誓并且放生，就可以清净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杀蛇、杀泥鳅的罪过，但杀其它生命的罪过却不能清净。

如果我们发誓：“从今天起，我不杀恐龙。”这样发誓有没有意义呢？很多人都认为，恐龙你想杀也杀不了，这没什么意义。但不是这样，这也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动物曾经存在过，所以我们以前肯定杀过。现在这样发誓，虽然其它的杀生罪过不能清净，但杀恐龙的罪过是能够清净的。如果能够发誓所有的生命都不杀，那么，杀所有生命的罪过都可以清净。如果能针对某种特殊的对境发誓不杀生，那么，这种对境的杀生罪业就能够清净。

放生是清净杀生罪业最好的一种对治方法。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清净自己的罪障而去放生，虽然罪业可以清净，但这不属于大乘佛法。是将放生作为自己清净杀生罪业的对治力，还是发大乘的菩提心？全由自己选择。

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的过去世无量的佛陀，在当初发菩提心的时候，都发誓要度化一切众生，当一切众生成佛之后自己才成佛。但在我们尚未成佛之时，他们却已经成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等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呢？不是。佛的悲心广大，所以这样发愿。也正因为他们的发愿非常伟大、非常殊胜，所以才能很快成佛。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一己私利，所以至今还在轮回里挣扎。由此可知，是否能够成佛，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发心。

有些人认为，鱼市场的生命多如恒河沙，我们买的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仅仅其中用于宰杀的泥鳅也是买不完的，这样的放生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所以就很失望。

想解救所有的生命，不要说我们，即使佛也无能为力。佛也只能度化有缘的众生，面对无缘的众生，佛也无可奈何。放生也是这样，即使你富如帝释天，也买不完所有的生命。因为众生是无边无际的，佛度化众生也有鞭长莫及的时候，就更不用说我们了。所以，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众生。

每一个参加放生的人，都能得到同样的善根，这在经书里有记载。譬如，我们一百个人去杀一个人，这个罪过不是我们一百个人分，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杀一个人的完整罪过。行善也是这样，譬如说，一百个人去放一条生命，每一个人都有放一条生命的功德，而不是这一个功德由一百个人分。我们现在已经放了几个亿的生命，参加放生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份功德。这种善法本身就不可思议，如果再加上如理如法地发心和回向，功德就更不可思议，一定能清净我们所有的罪业！

注：此文乃慈诚罗珠堪布亲自授权刊登。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Khenpo Tsültrim Lodrö



even to liberate just a single life. Now let us see how this can be done.

I. The Perfection of Generosity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generous offering practiced by the bodhisattvas: fearless offering, offering of Dharma and of material items.

Fearless offering: To liberate living beings is already a form of fearless offering. Still, certain conditions need to be present to make it true to the spirit of such offering.

First, check if the environment is suitable for the liberated beings to live. For example, the weather loaches¹ from China can be bought in Tibet as well. Local Tibetan nomads mistake them for regular fish, buy and set them free in the river. But the riverbed is armored with rocks only, no mud. And the water is very cold, as it originates from the snowy mountains. The weather loaches, unable to cope with this environment, all die shortly after being released in the river.

Back in 1991 and 1992, due to our inexperience, we bought some swamp eels in Kangding² and released them in a river there. You can imagine what happened to them. Yes, they all died. We had the good intention to set them free, yet we failed to really protect them from adversity. What a shame! Thus, to check the suit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is a really critical step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creatures being liberated.

Second, check whether the beings may get caught again and killed after being released. If they do, grave karma will be unavoidable for

both the liberators and the possible killer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hat best efforts be made to find a safe place to liberate beings.

While there is no risk of being caught again, but the beings cannot live long anyway, should we still liberate them? Yes, we should, as we can never find a place for them to live forever. Our top priority should be to release them from the immediate danger of death before all other considerations.

To be able to satisfy these two conditions when liberating any beings would be in keeping with the genuine spirit of fearless offering.

Although freeing small fry or other beings that will not be killed in the near future is also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they are not lives saved at the point of being killed. To engender great merit and to be deemed a genuine form of fearless offering, lives saved should be those that are about to be killed such as the assorted fish sold in the marketplace.

Offering of Dharma: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How should it be done?

Firstly, recite the various Buddha's names or other mantras to the beings about to be released.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these beings will be greatly benefited upon hearing the Buddha's names and mantras. Also make sure that every one of them can hear the recitations. If we recite from afar and dedicate the merit to them afterward, they can be benefited somewhat but cannot obtain specifically the merit of hearing the Buddha's names because they did not hear the recitations. If we recite within their hearing range, the merit they will receive are twofold: First, they will be the beneficiaries of our dedication. Second, by the merit of hearing the Buddha's names and mantras, they can attain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It does not mean that liberation can be attained in their next life, which ultimately depends on how serious their respective karmic hindrances are, but it should not take too long.

Secondly, feed them nectar pills. The use of nectar pills is not emphasized in exoteric Buddhism, but very much so in Vajrayana. Most of the nectar pills were originally handed down by Guru Rinpoche and later discovered by real tertons, finders of terma (hidden treasur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not all nectar pills have beneficial effect. Some of the so-called nectar pills are not only devoid of any merit but can also bring harm if taken, such as preventing one from attaining liberation in future lives and creating hindrances to liberation.

Where do these harmful pills come from? Some are from tertons who are actually impostors and some are concocted by demons to hurt sentient beings. At times, genuine nectar pills, after being handled or made by persons who have broken samaya vows, can also be tainted. As Guru Rinpoche did not leave behind many nectar pills, accomplished masters, after retrieving them, will mix them with other nectar and medicinal herbs, then bless the pills through meditation and mantra

recitations. If during this process there is one samaya violator among the attending practitioners, the pills will get tainted.

Therefore, close attention is needed when administering nectar pills. As ordinary beings, we cannot tell the real from the fake ones with the naked eye. The only way is by examining whether the pills came from a pure sourc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If we are unsure of their source, we should just chant the Buddha's names and omit giving the nectar pills to the soon-to-be liberated beings.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place the texts of 'wearing liberation'³, such as the *Tantra, Single Heir of the Doctrine*, on the head of the beings to bless them. Beings touched by this will soon be able to attain liberation. One may question, "These beings have neither practiced nor received transmissions of the Dharma. Why should they be able to attain liberation simply by attaching the 'wearing liberation' to their body or being touched by it?" The only plausible explanation would be the inconceivable power of the Buddha's skillful means to deliver sentient beings from suffer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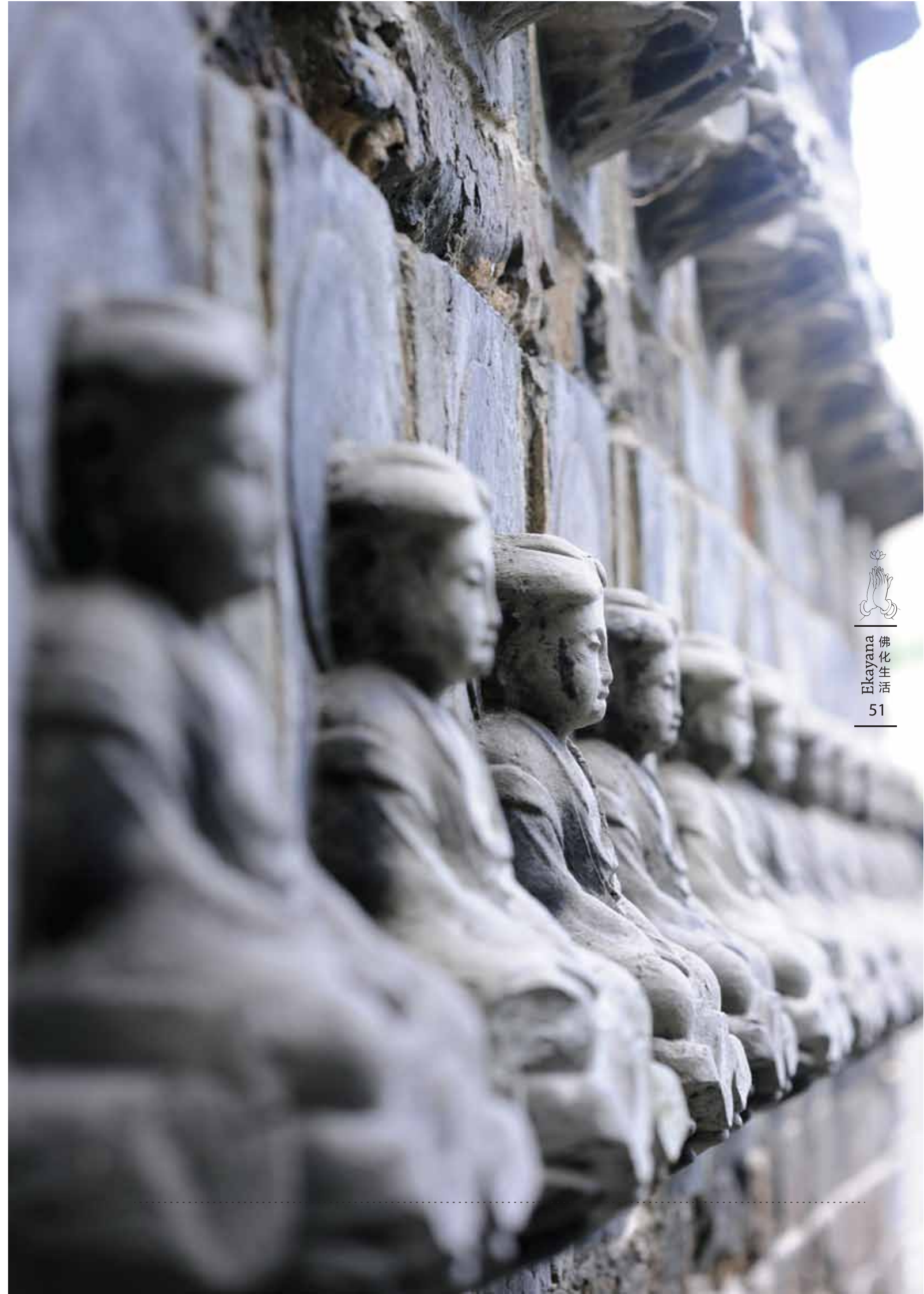
Still others may wonder why the Buddha could not liberate all sentient beings with the same skillful means. The sutras said that for beings to encounter '*liberation upon wearing*' or *Bardo Thotrol (Liberation through Hearing in the Bardo)*, they must have had certain causes and conditions occurred in their prior lives. What does it mean by past causes and conditions? For example, one can learn Vajrayana, the Great Perfection, or listen to profound teachings such as the *Tantra, Single Heir of the Doctrine* in this life, but may still take rebirth in the lower realms due to improper practice or broken vows. In that case, after being in the lower realms for a very

long time, one may ultimately be saved not by the exoteric practices but that of the supreme Vajrayana rather effortlessly. This is because one has previously planted the good seeds of being exposed to the Vajrayana teachings and thus accumulated the merit that eventually allows one to be liberated by the inexplicable power of *hearing or wearing liberation*. So, it is not a given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would have the same merit or same encounter.

Offering of Dharma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f we are given two choices: 1) we can release all the fish in the market free of charge on condition that we do not recite the Buddha's names for them or feed them nectar pills; 2) we can recite mantras, feed them nectar pills and bless them with '*wearing liberation*', but we cannot buy them to set them free. Which one should we choose? Make sure it is the latter.

From a short-term perspective, the significance of releas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lives from the suffering of death is already self-evident. There is absolutely no comparison between giving a new life and giving money or other objects to a being facing death. Put in another way, if we are about to be killed, would we like someone to rescue us or give us a lot of money? The answer should be obvious. Realistically, what is the use of money for a dead person? In most cases, the relatives and the friends of the deceased do not really know how to use the money left behind to assist the deceased, e.g., to perform phowa. At the juncture of life and death, money loses its purpose. Saving lives is naturally the most important.

But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offering of Dharma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e reason is that although we can buy the fish free and liberate them, the best we will achieve is to save





them from the pain of death just this time. If we do not recite the Buddha's names or perform other rituals for them, we cannot truly benefit them other than setting them free. What they will do afterwards is anybody's guess. If the beings are carnivores, perhaps the better alternative is to let them die after having heard the chanting of the Buddha's names. This on the one hand will plant the virtuous root for them, and on the other hand stop them from committing more negative karma.

In general, people all long for wealth, longevity or certain magical power. But, in the long ru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ay whether these are really good for a practitioner or an ordinary individual. You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story of Devadatta. If he had not had supernatural power, he would not have committed two of the Five Great Offenses leading to the avici hell. He subjugated the king with his supernatural power, convincing the king of his might and to obey his words. Together, they committed a great deal of the offenses that led to the avici hell.

About longevity, the following story makes a point. A disciple of the Venerable Atisha violated the precept and died after getting involved in a village dispute. Upon hearing the news, the Venerable Atisha noted with sorrow, "If he died three years earlier, he would have died a bhikkhu adept in the Tripitaka." This means that if he died three years earlier, he would have died a bhikkhu with pure vows and of great knowledge in the Tripitaka. But he died a different person with a tainted reputation three years later. Therefore, having longevity is not necessarily a good fortune. Some beings may end up committing more negative karma with extended life span.

Someone had asked on the web about how to benefit beings that were about to be killed in a market or some other places if there was not enough money to buy their freedom. The easy way is simply to recite the Buddha's names to them. If you happen to have some pure nectar pills, feed them those. Otherwise, just recite the Buddha's names and mantras. The merit of reciting and hearing the Buddha's names and mantras is

beyond imagination, which undoubtedly will benefit the poor beings. For example, as recorded in many sutras, simply by reciting the heart mantra of Shakyamuni Buddha (*om muni munimahamuniyeshvaha*) had in the past led many to the attainment of Buddhahood.

Moreover, having an unselfish motivation is also very important when 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s and mantras. Selfishness has been part of the human nature since beginningless time. If one were to recite the Buddha's names and mantras to other beings for one's own sake, the action would not be deemed an exemplification of Mahayana practice. Nonetheless, it is still far better than not reciting at all. In the Tibetan Canon, there are texts specially intended for offering of Dharma, which are not available in the Chinese texts. If needed, one can substitute with recitation of *Dharmakaya-gatha* (verse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instead. The key is that recitation must be performed when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even for just a single being, because it can help many of them to eventually attain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In addition, palms should be held together at the chest level (as in prayer) during the recitation. It is explained in the *Aspiration Prayers to be born in Sukhavati*⁴ that pressing hands together in this fashion signifies veneration of and praying to Amitabha Buddha. Remember that even to press palms together just once can dispel eons of karmic obstacles. So be sure to do likewis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visualize in earnest that we are holding palms and 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s and mantras on behalf of these beings. Through our endeavor, they will be able to receive the merit, remove tremendous karmic hindrances and swiftly attain enlightenment. This is very crucial.

What is the ideal number of beings to be liberated each time? Given the right conditions, it should be as many as possible. With limited amount of money, the smaller the size of the beings, the bigger the quantity that can be bought. That means more lives can be saved and helped to attain lib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liberating larger animals such as yaks and sheep or larger fish like silver carp are also meaningful. We can plainly see that these beings generally endure more pain when being killed due to their larger body. As we help them avoid this immense fear and pain, we also gather greater merit at the same time. The *Abhidharma-kosha-shastra* said so too. For example, which is a greater evil, killing an ant or an ox? Although they are both living beings, the dying pain of an ant is not as enormous as that of an ox, relatively speaking. Due to the large size of the body, animals like yaks and sheep suffer more physical pain when they die. It is therefore a relatively greater evil to kill large animals.

Of all the beings we can liberate in this region, I think weather loaches are the most suitable because of their moderate size which allows us to buy decent quantity with relatively little money, and the extremely brutal death they suffer at the hands of their captors. But the prerequisite is that the location must be righ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loaches.

For the beginners to Mahayana Buddhism, the way to propagate the Dharma and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is no other than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Unlike the Buddha who by turning the wheel of the Dharma each time could lead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the audience to the attainment of arhatship and inspire a mass audience to generate supreme bodhicitta, we are incapable of such feat. What we can do for the time being is to participate as best we can in the activity of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either

personally or by donating money to it when unable to attend. This is our way of benefiting sentient beings, of practicing offering of Dharma.

Offering of material items: There are certain texts in the Vajrayana practice that particularly deal with this. Like the ones that explicate the proper ways to feed fish and birds, practitioners are instructed to have rice blessed with mantras, nectar pills, etc. before feeding and not mixed with any meat or blood. Frankly, this is not a common practice for most of us, neither is it the most important. The one that warrants emphasis is offering of Dharma.



II. The Perfection of Disciplin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discipline to be maintained: first, the Hinayana precepts of never harming other beings; second, the Mahayana precepts of always benefiting sentient beings.

How to apply these two when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To make every effort not to let the beings hurt during the process is one. Take fish as an example. Fish might get hurt when they jump out from the containers and land either on top of the containers or on the ground. To roughly grab and quickly throw them into the water, as normally done by some, may cause harm too. Other than birds perhaps, throwing usually gives animals a great sense of fear, which in turn can be detrimental to their mental condition. Those who act this way may inadvertently cause themselves to be reborn as a mentally disordered person in the next life. In this situation,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first to pick up and put the fish back gently into the containers. And do not release them to the water before completing the recitation, feeding the nectar pills and blessing them by passing the '*wearing liberation*' over them. It would be a great loss to the liberated beings if all these are missing from the process..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can also prevent some evil karma. Take the example of freeing one fish. First, if the fish vendor sells the fish to a restaurant, he will have committed karma of killing that fish. By buying the fish from the vendor, we stop that from happening. Second, if we do not buy the fish, the cook at the restaurant will kill it. We prevent the cook from committing that karma with our purchase of the fish. Third, the customers eating the fish are also guilty of killing. By buying the fish, we

prevent karma of killing for the third time. As the fisherman would not know at the time of catching the fish if it was to be liberated or killed, his evil karma, if any, may not be prevented by our purchase. But the other three can all be avoided. When liberating beings, to make every endeavor not to hurt them as well as the feelings of other people is in fact benefiting sentient beings already. This manner of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constitutes the perfection of discipline.

III. The Perfection of Patience

We may also encounter difficulties when liberating beings, e.g.,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fatigue, insect bites, interferences from others, etc. When these happen, we should contemplate that they are there to purify our negative karma. Or, we can practice the teachings of *The Way of the Bodhisattva* to exchange our own well-being for other's suffering. That is, we willingly endure all the hardship and inconveniences on behalf of other beings. It may seem just a small sacrifice on our part, but great merit can be accumulated this way as well. Therefore, we should practice patience with all physical discomfort and hardship. By the same token, when others make unreasonable demands on us or cause outright trouble, we should neither argue nor be angry with them, just accept their behavior with equanimity. This is the perfection of patience.

IV. The Perfection of Diligence

Diligence means having joy in practicing the Dharma.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should be a joyful event for every participant. To perform virtuous deeds with joy is deemed the perfection of diligence.

V. The Perfection of Contemplation

How can we practice contemplation when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Usually one equates that practice with meditation in a lotus position. As we certainly won't be sitting down to liberate any being, can we do this practice? Yes, we can,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In fact, one can always practice contemplation whenever propagating the Dharma or engaging in any other virtuous activity. Contemp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eaching the Dharma, means to conduct the teaching assiduously and without distraction. That in the context of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means to recite the sutras or mantras with total concentration and release the beings with great care. If the mind wanders while doing the recitation, it is no longer practicing contemplation. Contemplation denotes a still mind. To offer dedicated prayers to the Buddha or steadfastly generate true compassion toward the beings when liberating them signifies the perfection of contemplation.

VI.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How can we be endowed with wisdom when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Being mindful that it is a practice of Mahayana, that it can sow the virtuous seeds for the liberators and benefit the liberated, and that the recitations of sutras, mantras and the Buddha’s names are complete, all exemplify the meaning of having wisdom. The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at is to know the liberator, the liberated and the act of liberating are all illusory phenomena, devoid of self nature. If one were to gain thorough knowledge of such view and subsequently attain realization thereof, it would naturally signify attaining the state of supreme wisdom. But absent this view, wisdom can still be had in the manner otherwise described above.

To be able to liberate living beings as demonstrated here would have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the six paramitas. If in addition the three supreme methods—pure motivation, practice with a mind free of clinging and dedication of merit—can be incorporated alongside,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will truly be an act of supreme virtue.

We have all committed incalculable karma of killing lives since beginningless time. Even so far in this lifetime alone, we have generated enough such karma to send us to the hell realm. And the best way to counteract this karmic effect is to liberate living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also resolve by making a pledge not to intentionally kill or hurt ANY sentient beings ever again. With such determination, all negative karma associated with killing lives will indubitably be purified. In case one’s resolution is not yet as firm, the pledge can be made on account of the selected beings of one’s choice. For example, one can vow never to kill snakes or weather loaches again from now on. When this vow is made and the beings are subsequently freed, one’s specific karma of killing snakes or weather loaches from beginningless time will then be

purified, but that of killing other kinds of beings stays.

On the other hand, does it make sense to swear never to kill dinosaurs from now on? You may think that it is meaningless, since there is no dinosaur to be killed even if you want to. But it does make sense still. Dinosaurs once existed, which means we surel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kill some in those lifetimes. As explained above, when such vow is made, one’s karma of ever having killed dinosaurs will be purified, but not those that involved killing of other beings. If we vow not to kill any sentient beings, our karma of killing all kinds of beings can be purified. If the vow is made for the sake of particular beings, our karma of killing those particular beings can be purified.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is the best antidote to karma of killing lives. However, if we liberate beings simply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our karma, though karma can be purified, it is not the way to practice Mahayana. Whether to liberate beings to purify our own negative karma or, out of bodhicitta, to do it for the sake of all sentient beings is ultimately a personal choice.

All the Buddhas in the past including Shakyamuni Buddha, after having aroused bodhicitta, had vowed to deliver all sentient beings to liberation before attaining Buddhahood themselves. Yet they have already attained Buddhahood while we still remain in samsara. Why? Did all the Buddhas break their vows? No. The Buddhas’ vows were made out of their deep compassion for the sentient beings. By the supreme power of the grand vows, they were able to swiftly attain Buddhahood. Whereas the thought that is constantly being turned over in our minds is usually just our own welfare, which explains why we are still struggling in samsara as yet.

This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key to attaining Buddhahood rests squarely on nothing but one’s altruistic aspiration.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re are countless fish being sold at the markets and what they can buy is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otal. Not even to buy out just one type of fish is possible, much less all the fish. They wonder how meaningful it is to continue liberating liv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thereby become disenchanted.

The fact is that aspiring to save all the lives in the world is an impossible mission even for the Buddha who can only help those whose karma has ripened and are thus receptive to his teachings. To those with yet ripened karma, the Buddha is equally helpless. The same reasoning also applies to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For someone as wealthy as Indra, the ruler of gods, not even he could have bought and liberated all the beings there were. As there is an infinite number of sentient beings, it could be even beyond the Buddha’s reach sometimes to deliver beings from samsara, let alone what our limited ability can achieve. All we can do is to help other beings the best we know how.

It is stated in the sutras that every participant in the liberation of living beings will gather the full amount of merit thereof. For example, if one hundred people were to kill one person, this bad karma would not be divided among the hundred but borne completely by each one. The same goes for virtuous deeds. If one hundred people were to set one life free, everyone would collect the whole merit of freeing one life, not just one percent of it. Over the years, we have freed billions of lives in this part of China and all the merit accumulated thus far belongs to every participant. Just liberating living beings is already an incredibly

virtuous practice. When it is conducted together with unselfish motivation and proper dedication, it will garner even more unbelievable merit which undoubtedly can purify all our negative karma.

Note: The above passage has been personally authorized by KhenpoTsultrim Lodro for publication.

1. A cold-water fish commonly eaten in Asia
2. The capital of Garze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3. Liberation upon wearing primarily consists of mantras or texts designed to be carried in one form (a booklet) or another on the body, which signifies the Tibetan faith in the book as an embodiment of sacred power that can protect against death and evil.
4. Sanskrit term refers to the Pure Land of the Buddha Amitabha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 连载【一二】

四明智广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印光大师的教言。

【原文】

孝之为道，其大无外。一切诸善，无不弥纶。然有世出世间、大小本迹之异。世间之孝，服劳奉养以安其身，先意承志以悦其心，乃至立身行道以扬名于后世。虽其大小不同，皆属色身边事。纵令大孝格天，究于亲之心性生死，无所裨益。所谓徒徇其迹而不究其本。况乎杀生以养以祭，俾亲之怨对固结，永劫酬偿不已者乎。

出世间之孝，其迹亦同世间服劳奉养，以迄立身扬名。而其本则以如来大法，令亲熏修。亲在，则委曲劝谕，冀其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吃素则不造杀业，兼灭宿殃。念佛则潜通佛智，暗合道妙。果能深信切愿，求生西方。必至临终时，蒙佛接引，托质九莲也。从兹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娑婆之众苦，常享极乐之诸乐。亲没，则代亲笃修净业，至诚为亲回向。心果真切，亲自蒙益。若未往生，可即往生。若已往生，高增莲品。既能如是发心，则与四宏誓愿相应，菩提觉道相契。岂独亲得蒙益，而已之功德善根，莲台品第，当更高超殊胜矣。而况以身说法，普令同伦发起孝思乎。此其孝方为究竟实义。非若世间只期有益于色身及现世，竟遗弃其心性在未来而不论也。是知佛教，以孝为本。故《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又于杀、盗、淫各戒中，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于不行放救戒中，则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由是言之，佛教之孝，遍及四生六道。前至无始，后尽未来，非只知一身一世之可比也。知是而不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者，安尽其究竟至极无加之孝耶？

印祖说：“孝之为道，其大无外。一切诸善，无不弥纶。”意思就是说，没有比孝更大的道了，“弥纶”就是统摄的意思，全部已经包括了。孝是非常大的学问，不仅仅是对父母好一点而已，而是包含了很多内容。“孝”字可以说是一切德行的根本，这一点在《孝经》里讲得很清楚。

但是《孝经》只是谈到世间法，没有谈到出世间法。印祖则讲得更加全面，说道：“然有世出世间、大小本迹之异。”孝道有世间的孝、出世间的孝，有大孝、有小孝，内容深广。

“世间之孝，服劳奉养以安其身，先意承志以悦其心，乃至立身行道以扬名于后世。虽其大小不同，皆属色身边事。纵令大孝格天，究于亲之心性生死，无所裨益。所谓徒徇其迹而不究其本。况乎杀生以养以祭，俾亲之怨对固结，永劫酬偿不已者乎。”这一段印祖讲的是世间之孝。世间之孝的范围是什么？就是“服劳奉养，以安其身。”我们服侍父母，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劳作来奉养父母亲，让他们舒服，让他们身体健康。

“先意承志以悦其心”就是《弟子规》中所说的“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让父母亲能够开心。“乃至立身行道以扬名于后世。”这就是孝之终也，就是你光宗耀祖，为父母亲乃至列祖列宗争光。这些事情虽然大小不同，都属于“色身边事”，“色身”就是父母亲这一辈子，即上面讲的那些对父母的承事，都只是这一辈子的利益而已，对父母再好，他们也只是这一辈子得到利益而已。

“纵令大孝格天”，就像二十四孝一样，纵使它能够感动上苍，“究于亲之心性生死，无所裨益。”但是对父母亲了脱生死没有任何好处。他们还是凡夫，你也是凡夫。他死了要轮回，你死了也要轮回。哪怕这辈子你们再幸福圆满，最后还是大家一起轮回。“所谓徒徇其迹而不究其本”，这就是“迹”的孝，不是“本”的孝。迹的孝还是在现象上面的孝，不是从本质上来孝。现象上面的孝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让父母亲开心，但是父母亲死了以后还是在六道轮回。本质的孝就是让父母亲能够超越生死，这是更重要的。

“况乎杀生以养以祭，俾亲之怨对固结，永劫酬偿不已者乎。”何况是我们为了孝养父母，为父母亲杀生，用杀生的动物来奉养父母亲、祭祀父母亲，这样的话就为父母亲结下许多冤仇，让父母亲生生世世去偿还，这是非常愚痴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世间之孝。

很多世间的孝子都是这样的：父母亲喜欢吃什么，他就给父母亲做什么、买什么、杀什么。包括抽烟、喝酒、吃肉、杀生，只要是父母亲喜欢的都去做。从世间来说，好像是孝，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让你的父母亲生生世世去偿还命债，偿还业报，这是有问题的。





出世间之孝是什么？“其迹亦同世间服劳奉养”。出世间之孝，从表面来看跟世间的孝是一样的：“亦同世间服劳奉养”，你每天要服侍父母亲，养父母亲之身。“以迄立身扬名”，也是为父母亲争光，乃至光耀本家的门楣，让父母亲能够因为我们而更加荣耀。“而其本则以如来大法，令亲熏修。”但是出世间的孝，除了“迹”以外，除了在现象上面要跟世间的孝是一样的以外，还有一个“本”孝。前面是“迹”孝，后面是“本”孝。

本孝是什么？“而其本则以如来大法，令亲熏修。”以佛陀所传授的解脱的方法，让父母亲熏修，让父母亲能够远离这些生死轮回的痛苦，能够永远获得解脱。这是出世间的孝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包含了世间的孝，而且超越了世间的孝。

“亲在，则委曲劝谕，冀其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吃素则不造杀业，兼灭宿殃。念佛则潜通佛智，暗合道妙。果能深信切愿，求生西方。必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托质九莲也。从兹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娑婆之众苦，常享极乐之诸乐。”如果父母亲都健在，我们应该“委曲劝谕”。委曲是什么？一定要顺应双亲的心意。父母亲怎么高兴，我们就怎么讲。“劝谕”，劝谕他们干什么？“冀其吃素念佛”，希望父母亲都能够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吃素就可以不造杀业，“兼灭宿殃”，同时可以消除过去的业障。

“念佛则潜通佛智，暗合道妙。”念佛虽然很简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只要至诚恳切地去念，就可以“潜通佛智”。“潜”就是暗地的意思，就是不知不觉通了佛的智慧，不知不觉就合了道的妙。无上大道是非常妙的，虽然我们不明白，只要念佛，我们就可以无形当中吻合了道的妙。这叫“潜通佛智，暗合道妙。”如果我们能够劝父母亲尽量地吃素、念佛，就可以真正地帮上父母亲，让他们超越轮回。

“果能深信切愿，求生西方。”如果让他们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了解轮回的痛苦、轮回的过患，能够对求生净土生起“深信切愿”，他们临终的时候就可以“托质九莲”。所谓的“托质九莲”就是可以三辈九品，往生净土。从下品下生到上品上生共有九种，故名“九莲”。“从兹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娑婆之众苦，常享极乐之诸乐。”如果父母亲能够吃素念佛，求生净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最后就可以超凡入圣了。他们到了极乐世界就超越了轮回、了脱了生死，就永远不会痛苦了。娑婆世界所有的痛苦都可以消除了，就可以享受极乐世界种种的快乐。

这就是父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努力去做的事情。但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几点：

首先要力行世间的孝道。我们首先要尽量地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让父母亲身心安乐，满足父母亲的愿望，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让父母亲能够对我们有信心。

在力行好世间孝道的基础上，再来劝父母亲念佛求生净土，这样效果才会好。如果你世间的孝都没做好，父母亲肯定不会对你满意、肯定不会听你的话。你所有的话在父母亲的耳朵里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那就无法帮上父母。

就像我们要去劝告一个人，或者要去指出一个人的缺点，首先你要得到他的信任。他心目当中是非常信任你的，你对他的教诲才会有用。为什么我们说了别人却不听？就是别人对我们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就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们要去劝父母亲念佛求生净土之前，我们自己要把世间的孝道做得圆满。要尽量地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为父母亲争光、让父母亲能够以你为荣。这样你在父母亲心目当中就有权威性了，然后你再讲任何的道理，父母亲才有可能接受。很多人跟父母亲关系不好，要劝父母亲念佛求生净土就非常困难。所以一定要力行，把世间的孝道先力行好，然后再慢慢给父母亲讲道理，让他们接受佛法。

下面讲“亲没”，就是父母亲已经过世了，我们应该做的。“则代亲笃修净业，至诚为亲回向。心果真切，亲自蒙益。若未往生，可即往生。若已往生，高增莲品。既能如是发心，则与四宏誓愿相应，菩提觉道相契。岂独亲得蒙益，而已之功德善根，莲台品第，当更高超殊胜矣。而况以身说法，普令同伦发起孝思乎。此其孝方为究竟实义。”这一段是讲如果父母亲已经过世了，就应该代替双亲“笃修净业”。就是我们要帮父母修行佛法，以这个功德“至诚为亲回向”，至诚恳切把功德回向给已经过世的父母。

“心果真切，亲自蒙益。”如果我们的内心非常的真切，至诚恳切地修行，至诚恳切地回向给过世的亲人。“亲自蒙益”，这些亲人一定会得到利益的。“若未往生，可即往生。”如果亲人没有往生，我们念经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若已往生，高增莲品。”如果已经往生净土的亲人，他的品位就可以增高，成佛就能更快。

“既能如是发心，则与四弘誓愿相应，菩提觉道相契。”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发心，那就可以和四弘誓愿相应，和菩提觉道相契合。四弘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是一切佛菩萨共同的发愿。

“岂独亲得蒙益，而已之功德善根，莲台品第，当更高超殊胜矣。”不但我们过世的亲人能得到利益，而且自己的功德善根也会不断地增长，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也不断上升，会越来越好。“莲台品第”指的就是如果有人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里面就会开一朵莲花，这个莲花上面就会写着他的名字。如果这个人修行得越来越好，这朵花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殊胜。最后他离开世间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带着这朵莲花来迎接他。

我们每个人都在极乐世界有一朵莲花，我们今天好好发愿：“我们此生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就会有自己的一朵莲花。如果我们好好地修行，然后回向亲人都能够往生净土，不但亲人可以得到利益，我们自己也可以莲品增高。就是“莲台品第，当更高超殊胜矣。”我们自己在极乐世界的品位就会越来越高。从下品下生一直不断上升，一直到上品上生，马上就能花开见佛，证悟无生法忍了。有一种说法，认为那就是八地、九地、十地的大菩萨了。





“而况以身说法，普令同伦发起孝思乎。此其孝方为究竟实义。”究竟的大孝不仅仅是让父母亲今世能够得到幸福安乐的人生，而且能够超越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脱离轮回的痛苦，直至最终成佛，这才是究竟的大孝。

“非若世间只期有益于色身及现世，竟遗弃其心性与未来而不论也。是知佛教，以孝为本。故《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又于杀、盗、淫各戒中，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于不行放救戒中，则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由是言之，佛教之孝，遍及四生六道。前至无始，后尽未来，非只知一身一世之可比也。知是而不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者，安尽其究竟至极无加之孝耶？”这里所说的佛教里的孝，不仅仅是世间让父母亲在身体上以及现世当中得到利益，而不顾父母亲心性以及未来轮回的痛苦，而是一定要通过修行的佛法，让父母亲超越轮回，方才是真正的大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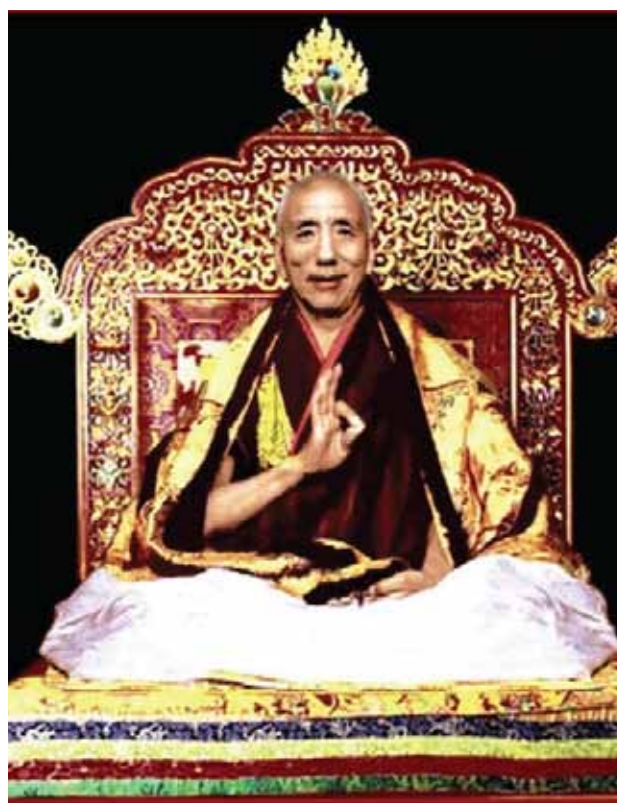
佛教是以孝为本的，非常重视孝道。在《梵网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佛陀讲得很清楚，我们首先要孝顺父母，然后要孝顺“师僧三宝”，就是上师三宝。然后“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戒是什么？戒就是孝。因为我们懂得孝，我们就不会胡作非为。为什么孝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孝，所以要为父母亲考虑，我们才不会做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坏事，所以孝就是戒。如果一个人真正有孝顺之心，一定不会做坏事。这就是孝非常重要的含义。佛教里的戒律也是以孝为本的。

“又于杀、盗、淫各戒中，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因为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中的父母，我们对他们生起慈悲心、孝顺心，所以不偷盗、不杀生、不邪淫。《梵网经》中讲的是菩萨的戒律，菩萨的戒律最重要的是菩提心。菩提心怎么生起来？你要了解一切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那我们当然不能伤害父母众生，而且要将父母众生全部安置于无上菩提之道，这就叫菩萨戒。菩萨戒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们绝不伤害一切父母众生，而且要发愿：愿一切的父母众生全部都解脱成佛。当我们这个心发起来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菩提心。

“由是言之，佛教之孝，遍及四生六道。前至无始，后尽未来。”四生就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叫四生，是四种生命种类。六道就是“六道轮回”的六道：地狱、恶鬼、畜生、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叫“四生六道”，包含了六道轮回里的一切众生。世间的孝都是仅仅在此生此世，对父母亲好。但佛教的孝是集过去、现在、未来，对六道、四生一切众生的，不是一生一世可比的。

“知是而不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者，安尽其究竟至极无加之孝耶？”我们一定要听从佛陀的教诲，戒杀放生，好好地修行，这才是真正的孝，真正的、究竟无极的孝。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么孝道就不圆满，就有问题。因为儒家《孝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讲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佛法则更进一步从出世间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让父母亲能够出离轮回，获得究竟的解脱，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开启佛法

宗萨蒋扬钦哲卓之罗爵造论
宗萨蒋扬钦哲卓之嘉措英译

善慧法日汉译





皈敬怙主文殊师
智慧剑光遍三界
挥砍割裂我见网
诸佛胜慧大宝藏
文殊怙主我顶礼

【佛陀之无限乘】

佛以无尽方便传下无量无边之教法，其法难解难入。然吾却欲以简短之文字来阐释其差别之处。

遍智大师、释迦族之狮子，曾转三期法轮。初转法轮乃为断除不信因果邪见之教；二转法轮乃为破除我执之邪见；三转法轮则遣除一切见执。此等为戒、定、慧三学的教法，被结集为三藏十二部。曾有人说大乘之“续部”，应立为“内对法”（即相对于一般论藏而言，“续部”乃教示内在瑜伽之教授，故名“内对法”——译者按）。然亦有说其最恰当是别立为“持明藏”（Vidyadharapitaka）。

已翻译为藏文的佛典“甘珠尔经藏”（Kangyur）其数虽已超过一百函，然而仍未堪能摄尽佛语之无尽内义。而注释佛说诸经之论典甚多，例如：属小乘系统者有《大毗婆娑论》（MahavibhasaSastra）等；而属于大乘之论注，如“南赡六庄严”等诸大论师、“班智达”（大学者）所造之注述更多。而“密续”之殊胜论释及仪轨，其数量亦甚庞大。此等一切心要教示，其自性皆远离言思。但藉过去诸智者译师之大悲愿力，此等论释已被翻译成两百多函之“丹珠尔论藏”（Tangyur）。此等经论实为西藏佛教之基础所在。

于圣地印度，佛教宗派从无新旧之分。然于藏地，却由译经时间之先后，而分为“新译”与“旧译”。于译师宁青香波（RinchenZangpo958-1055A.D.）之前所译之经论乃为“旧译”（rNying-ma），而往后所翻译之文献则被称为“新译”（gSar-ma）。

一切律、经、论及下三部密续（即事部、行部及瑜伽部）等经论已在早期佛法盛行于藏地

时译成藏文。虽有很多无上瑜伽之密续经典在后期译出，如《胜乐轮》、《喜金刚》、《时轮》及《怖畏金刚》等，然而很多无上瑜伽续典之翻译是在旧译时期完成的。虽有一些新译之论师宣称此等旧译密续无效；然无门户之见者及对佛法有正见之智者，则推崇彼等续典是真实无谬。吾亦共许此乃如理真实。盖因此等译本精确无误地传达了佛陀之经教及其论释之深广内义，是尔我等应该殷重受持。

【宁玛系统(俗称红教)】

旧密续之宁玛系统把佛法判为“九乘”，并略摄于“因乘”及“果乘”。因乘可再分为“声闻乘”及“辟支佛乘”二小乘道，以及“菩萨乘”之大乘（为共三乘）。果乘则分为外三续以及内三续之伟大方便。此等道轨之见、修、行、果义理极为广大繁多，故不可能于此分别解说。旧译宁玛诸续有“远传口耳传承”（即教传）、“伏藏近传”（即岩传）及“甚深净相传承”等三种传承系统。

【迦当系统】

新译密续传承亦名为“觉窝迦当派”（JowoKadampa）。此传承有无数之持教者，其中包括阿底峡尊者（Atisha）、圣者仲敦巴（GyalwaDromtonba）及“金刚三昆仲”（即格西布朵哇仁青舍、曾雅哇及颇充哇等三位大师——译者按）等大德。此旧迦当派后来融入成为萨迦派及噶举派之传承。

【格鲁系统(俗称黄教)】

妙音法王宗喀巴（TsongKhapa）依止旧迦当派来弘扬律、经、中观、般若及密续等教法，其系统遍覆大地之上。宗喀巴大士以其不共本尊（文殊师利）之护持，及其得自甚深智慧宝藏之睿智见地来注释经、续之内义。在其所造各种巨著中可清楚地看见彼教授之众多殊胜妙义。

【萨迦系统(俗称花教)】





“萨迦派”乃由萨迦五祖所建立。彼等乃依循大瑜伽士毗鲁巴(Virupa)之教授，亦随持那洛巴(Naropa)及多杰丹巴(DorjeDenpa)（即道果祖师迦雅达拿Gayadhara——译者按）等众多印度论师及大成就者所传之经续教规。萨迦系统亦兼修旧译宁玛之某些密续法轨，如贡传统(Khon)之清净“普巴法”(YangdagPhurba)。如是许多此等殊胜之教授仍流传至今，传承未断。

萨迦班智达(SakyaPandita)是此世间诸智者之顶严，曾因于辩论中破除印土外道论师措杰嘉和(TrogeGawo乃当时印土耆那教之大论师——译者按)之说而声名大噪。其时除此师以外未见有余人能成办此事。

继承萨迦班智达建立之传承者有三个系统：即“萨迦”(Sakya)、“峨”(Ngor)及“擦”(Tshar)。此外，“布规”(Bulug)、“爵囊”(Jonang即布顿之夏鲁派——译者按)及“波东”(Bodong)等派别之教规皆源出萨迦派，唯是各派对经续之见地，皆就其解说而略有出入。

【噶举系统(俗称白教)】

噶举系统(Kagyud)由那洛巴(Naropa)及弥哲巴(Maitripa)传出。而一切噶举传承(四大八小)皆源于马尔巴(Marpa)、密勒日巴(Milarepa)及刚布巴(Gampopa)三位大师。其中大部分之支派皆是刚布巴之弟子帕摩竹巴(PhagmoDrupa)所传出。而噶玛噶举(KarmaKagyud)、竹巴噶举(DrukpaKagyud)、止贡噶举(DrigungKagyud)及达陇噶举(TaglungKagyud)至今仍流传不断。然而其余各支派却已式微。

博学之圣者克主琼波那佐(KhedrupKhyongpoNaljor)远赴印土，亲见尼古玛(Niguma)、苏卡悉地(Sukhasiddhi)二位智慧空行母，以及罗侯罗(Rahula)、弥哲巴(Maitripa)等圣者。其把从一百五十位大成就者及大学者处获得之种种教授引入藏地而成为香巴噶举(ShangpaKagyud)。今天此传承已不再自成一派而为人所追随，然而其灌顶及口授却仍留存于萨迦及噶举传承中。(此传承后亦传入格鲁派中——译者按)。

另由印度大成就者爸当巴桑杰(PadampaSangye)传出希解派(Zhije)。又其随学玛即洛津空行母(MachigLabdron)乃创立能断诸魔障之圣妙法门“爵”(即般若施身法——译者按)。

西藏之密续传承极多，然其异处唯在外名，于其本义，实无分别。因彼等皆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为共同标的。

【各系统之特色】

各传承各具不共之特色。常言萨迦与甘丹(即格鲁)系统擅于经教之诠释解说，而宁玛及噶举则着重修持。事实上往昔之智者曾言：

于彼雪域西藏国土中
宁玛传承首宏佛正法
迦当持教行者有万千
弘传圆满教轨萨迦巴
噶举传承无比修持道
显耀经义法日宗喀巴
爵囊多罗拿他与夏鲁
阙为深广续义之法王

此说颇能明示诸派之精华也。

【神圣宝藏(伏藏)】

于宁玛派中，有传承之谓“伏藏”(Terma)，乃源自邬金上师莲华生大士。大士于入藏后把种种共与不共教法，悉皆传与藏王(赤松德赞)及其臣民。为护持正法，利益未来末法时代之有情，他们把此等法宝结集及埋藏起来，作为“意岩”及“土岩”。复由诸殊胜化身于适时取出，以作为有情与正法之利乐生源。另于新旧密续传承中，复有甚多著名之“净相传承”及“口耳传承”。

某些学者曾对“伏藏”之真实性有所质疑，然彼等应对伏藏之功用及其必要性细作观察，便可了知此等伏藏原是正法，乃可依从三量(现量、比量、圣教量)而获得证明。故对此等教法应殷重谨慎，因为若由嗔心而谤法，乃是极大之过失，将令自身之垢障增加，变得愈厚及愈重。





正如十万颂之《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乃为龙树所开启之伏藏。密续之神圣宝藏皆由诸大成就者从邬金国之杜玛达那大塔中所取出。就是在圣地印度亦有伏藏被发掘。有关此等之理据甚多，于此不再赘述。

【所有系统之要道——发起“出离心”】

如上无量法门道轨之心要，可略摄为弃舍轮回众苦之“出离心”。其根本乃是守持“七众别解脱戒”之一。

(甲)人生难得与无常：

应思维“人身难得”，因人死后能重获如今生一般之暇满因缘，实在极之艰难。故得此有暇及义大之人身，实珍贵犹如“如意宝珠”。然而死亡必定迅速来临，至若死于老年、青年抑或中年，则无定期，且死缘极多而活缘极少。年月日時、季节、亲朋、怨敌均变幻消逝。故应数数思维一切皆变迁不定，随念“无常”。

(乙)业力：

应知人死后并非消失于虚无中；亦不是死后，人再生为人，马再生为马。一切众生皆各由自身之行为(业力)所牵引，而受生于不同地域或形态：轮回于上趣或下趣中。我等之受用福报、资财、权势、乃至自身之胜劣等，均由业力而受生。轮回中之业果各有不同。此等各别不同之境相，皆因善、恶，或善恶和合之业力所引生之果报。而此等诸业，可分为“十善业”与“十恶业”。不论善果及恶果皆有四类：

- (一)异熟果
- (二)等流果
- (三)增上果
- (四)士用果

善业唯生善果，恶业亦唯招感恶果，故业果决定。且业不作不受，业一作必受其果，永不失坏，造业者定当自尝其果。

吾人所觉知的一切法，皆属业力所生之果报。吾人今生所作诸业之果报，可能会在此生出现，但也可能于来生或多生后方出现。有些业果是肯定会出现，但亦有不肯定的。行者可从诸经论中了知对种种业果的详细解说。

取舍抉择(适当的)因果乃是佛法之心要修行，而“四圣谛”及“十二因缘”则是佛法之甚深要义。

众生随业力而流转于六道之上三趣，或下三趣。于三界中(欲界、色界及无色界)，无一微尘不是因缘所生的。故生于三界之有情，皆为苦苦、坏苦及行苦所损恼。而每一道之有情，亦各自受其道之别苦所困扰。

恶业引生苦果。作有漏善业则感生诸上善趣。而不动之“世间定”会令行者受生于上趣最高之无色界，又彼等众生虽已受生于最高善趣，但因其并未断除“无明”之轮回根本故，仍会再次受生。并于来生将会再次堕下三道内。故沉沦于生死轮回犹如居于火宅，或停留于毒蛇巢穴中一般。是尔不要希求轮回生死之乐，理应生起远离苦因之出离想，常存解脱生死轮回之念。



【亲近善知识】

趣向涅槃法道之根本，乃是亲近承事并依止上师。堪作依止之上师者，其自身必须多闻法义，善持戒律及菩提心，具足清净正见，有大悲心，并能为他人去疑断惑。当行者由此上师处获得灌顶及三昧耶誓句后，便应依其所教，付诸实行。由行者生起净信，一切功德定当成办。故应殷重励力亲近承事一位殊胜之上师。

上师之教敕犹如无死之甘露。一切行者所闻之法悉具义理，故绝不应轻弃忘失。而应把其教敕融入自身之修行中，并观察及修习其教诫。若仅作听闻而不事修习，便如不饮水则口渴难除。是故行者应居于阿兰若(僻静)处作努力修持。

【皈依】

“皈依”是修道及一切戒律之基石，“外道”与“内学”之别亦由此而区分。受持皈依者能得一切人天所护持，一切现世及未来之功德资粮，皆由此而得以成办。行者应一心皈依三宝：依佛为师、依法护持、依僧解脱。受持皈依不应仅口顾念颂以自欺欺人，必须于皈依境引生真实净信，殷重守护一切皈依之誓句。

【发菩提心】

大乘佛法之根本正行是菩提心，乃神圣教法之醍醐精髓。若欠缺此菩提心，则行者之修持，无论是显经或密续，将欠缺精粹，犹如空心不实之芭蕉树一般。再者，行者应了知众生之数量犹如虚空，在行者无始以来所历之无数生命中，彼等众生皆曾为父母，吾人从彼等身上所受之恩惠利益实难以估量。是尔我等必须为一切众生而修习大慈悲心，对一切亲朋、怨敌及陌生人，普皆远离亲疏爱憎之执。凭藉思维利他之善心，行者发起身、语、意之善业，常持不共崇高之祈祷文。

【生清净见】

(甲)方便：

引生正见之方便，乃是积福净障。行者若修“七支供养”，可作大礼拜绕塔、诵经、持

咒。以“四力对治”(依止力、能破力、防护力、现行力)修习三十五佛忏经文等法要。藉精进行持，则一切恶业障碍、破誓犯戒罪堕，即能清净无余。并作“曼达”供养，乃积聚资粮之心要修持也。

复次，藉此一切有分别之福德与三轮体空之智慧结合，即令行者积集智慧资粮。由福德资粮成办佛之“色身”；由智慧资粮则能证取“法身”。是故若行者精进修习净障积资之法，正见便能生起。

(乙)正定

行者为要达成“奢摩他”(寂止)，须先依法渐次引生“九住心”，并以“八断行”来对治“五过”。依有所缘境或无所缘境而专一修持“奢摩他”。于甚深定境中引生乐、明、无念。然而，行者于此位中，只能暂且压伏其主要之烦恼而已。

(丙)智慧

往后更要长养“毗婆舍那”(胜观)。无始轮回之根乃为“我执”，为根除破灭无明愚痴，必须如实观修“空性”。

“我见”乃是妄执五蕴聚合而自然生起。为能根除一切我执之见，必须仔细对彼等各别考察，依“中观”之因明抉择“诸蕴”与此“我”是“一”耶？或“异”耶？等，如是先成立“人无我”，后成立“法无我”。并于能所二取之种种不同支分作微细分析及抉择，务令自身能于“无我”空义取得定解。

复次即成办轮回涅槃诸法悉皆自性无生、一切皆平等显现之证德。

由了知诸法之所显现，实由“无生空性”中无碍自显。从而通达诸法皆因“缘生性空”。行者如是具足空性及缘起结合之胜解，不为偏执之见所混乱，即应安住于此无分别之中道正定中，如是尽力而为。

【归结】



总括而言，止、观二法应作双运。行者由具有分别智慧故，即应专一地结合不动之寂止与思择之慧观，此即名为“正见”。此乃修持般若佛母之真义。行者由习静虑，其心即离散乱而住于此“正见”，远离八种边见及一切妄想，从而趣入殊胜及神圣之菩萨道中。如是行者即将圆证五道十地之果位而达至不厌生死、不住涅槃；任运成办自他二利之无上正等正觉。

【不分派别的引导】

僧伽应和敬相待，不应执持门户之见。不要割裂佛法、引发争议，须断除谤法大恶，务要舍弃宗派偏执。由于无量如海之法要教授皆为调伏行人自心而设，故身、口、意皆应常处于柔顺平和之境中。行者应当谛听善思念之。

拘缕纪王(KriKri)之梦兆显示天竺之小乘佛法当分为十八部派，令佛法于印土渐趋式微。就是于北边之西藏，此门户偏见之种子，亦撒播于萨迦、格鲁、噶举及宁玛诸系统中。宗派争议令人们发生争执、烦恼及混乱。此等人们浪费现世及来生，并令自他堕入恶业。执着“门户之见”实毫无意义，为了护持正法，我们必须去除此等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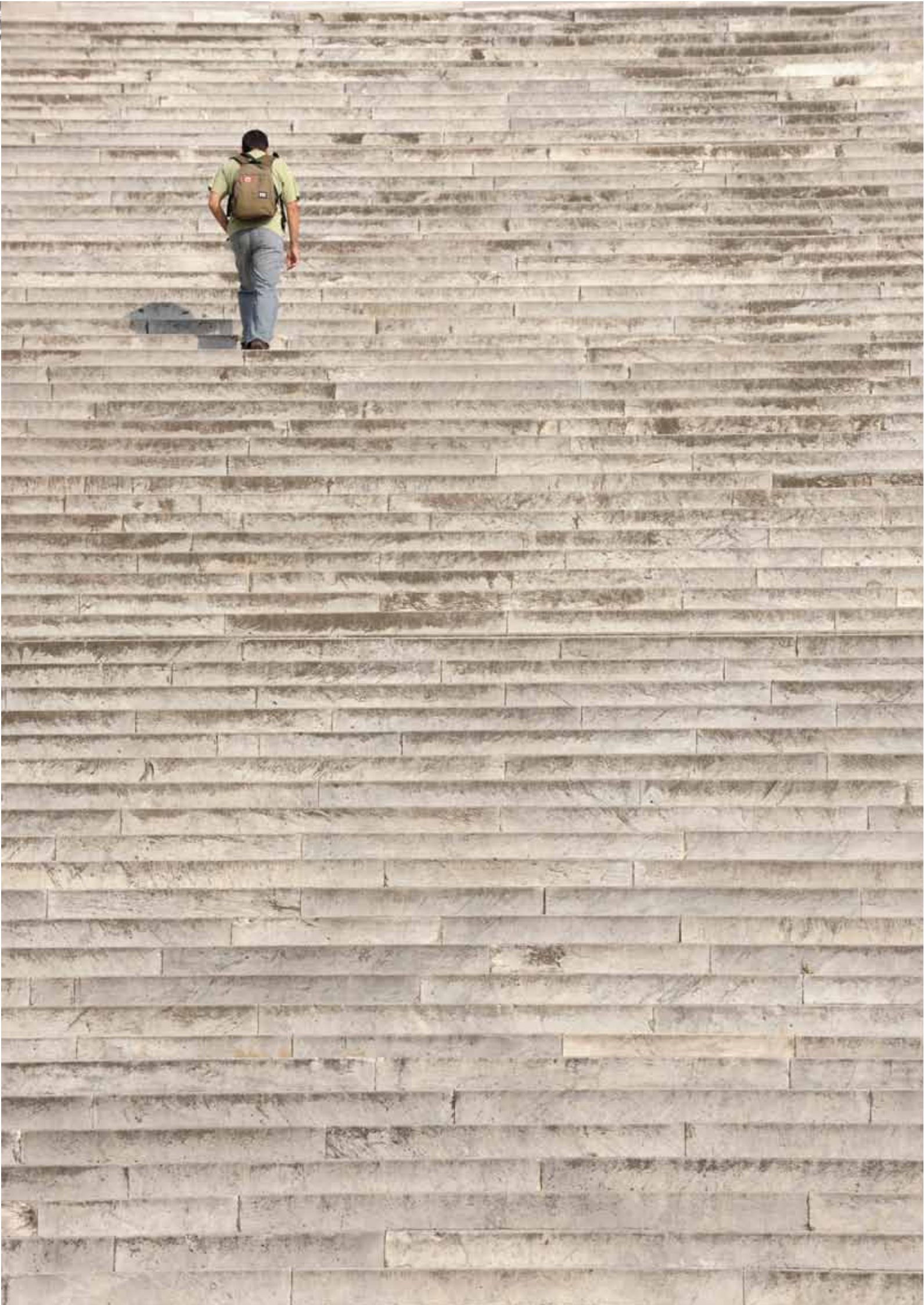
佛陀已达无畏境地，无有外人能坏其教法。但却如雪山狮子为其腹中之虫所侵食一般，经中亦曾授记，佛陀之正法将从内部而败坏。

行人应于心中忆念此教诫，应断除一切与此教诫相违之缘，而采纳任何与其相顺之事。

在家行者应供养三宝，并以利他之发心精勤修持善行。则其于今生与来世，当得快乐、完善及吉祥。

吾已年迈，离大去之期不远。虽对佛法挚爱以利众生，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吾仍尽力诚心祈愿正法能广弘于世。愿佛法大鼓之音遍达世间有顶(即宇宙最高处，世间之巅)。谨愿诸事悉得成就。

此《开启佛法》乃由一愚蠢无知、徒具蒋扬钦哲化身转世之名的藏人卓之罗爵，应锡金国之政要所请而仓促造成，愿以此功德利益回向正法及一切漂流于轮回之有情。





《密宗断惑论》

连载【二】

索达吉堪布

【密法是清净佛法】

又有些人说：“密法不是由佛亲口所说，而是由后来的印度或藏地人所创造。”密宗续部有些是释尊涅槃时作授记，后来才现于世间的，有些则是释迦佛住世时亲口所说，如印度南方米积塔前所说的《文殊真实名经》、《时轮金刚续》等。《二观察续》云：“如来先说有部、经部、唯识、中观之法门，此后宣说密宗金刚乘。”《时轮金刚后续》云：“具德米积塔之前，法界十力大尊者，宣说诸佛之密续。”如今藏文《大藏经》（德格版）仅经、续部就有一百零三函，其中二十多函是密宗续部。有些密续是莲花生大师等大持明者以神变从龙宫、乌金、香巴拉等刹土迎请到这个世间的。当年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时，看到桑耶寺里藏有丰富的密宗续部后感叹地说：“藏地密法远比印度殊胜，印度也见不到这么多的密典。”在汉传《大藏经》中也有很多唐密续典。又据唐密传承，大日如来于法界宫说《大日经》、《金刚顶经》等。金刚萨埵结集于南天竺铁塔，待人弘扬。其后释迦佛灭后七百年时，龙树开铁塔，亲礼金刚萨埵，受金胎两部大法，传之弟子龙智，龙智传给金刚智、善无畏等广弘。是故应知密法并不是后来的印度僧人或藏族喇嘛们所发明的一种法门，而是十方诸佛菩萨千经万论的究竟精华，一切天龙护法恒时守护的如意宝。密宗的见修行果，并不与显宗相违背，而在显宗中也有间接的宣说，麦彭仁波切在《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本文也已在下文分成了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而且藏地显密圆通的高僧大德比比皆是，众多成就者广大的弘法事业，奇迹般的修证经历以及不共同的瑞相显现也是密法殊胜的一大明证，他们弘法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



但是在末法时代，佛教中既有证悟又能宣说的大德日渐减少，人们对佛法的深义越来越生疏，对佛为不同根机人所说的法渐觉混淆，于是以分别念抉择圣教密意的现象逐渐滋生和蔓延，其中遗患较大的是某些根据有限的史料考证以及根据他们所理解的尚未达到究竟了义的知见，便动辄否定这个，质疑那个。在显宗中，有人否定第三转法轮如来藏光明的甚深见解，还提出大乘教法非佛所说，乃是后来的龙树菩萨等论师们所造。他们还用《阿含经》等第一转法轮的经典为教证，来否定无上密乘的见修行果，这是以凡情测圣意的典型例子。我们试举一个比方，有人以教给小学生的一些知识，去硬套大学里的教材，并说大学教材中许多地方与小学教材不符，因而必有错误，这样谁听了都会哑然失笑。同样，佛陀因材施教，为上根利器者直接宣说了大乘的无上密法，为中根者宣说了大乘显宗，而为小乘根器的人暂时先说了相应的小乘教法，再逐渐将他们引向大乘。如果拿佛陀暂时的一些不了义的教法去硬套了义教法，无异于同拿小学知识硬套大学教材一样可笑。不仅如此，并且佛陀还明示谤法过失的严重，因此，他们不但自趋恶道，同时也断灭了其余众生的善根。

又有人以发现婆罗门教也有一些类似于密法事续部的仪轨，如烧护摩等等，便断定密法是从婆罗门教发展起来的一种外道教派。此言委实可笑，密法自有其严密的传承系统，并且以无上见解的摄持，众多方便都可转为无上道用，它是甚深微妙的法门，凡夫分别心难以窥其堂奥。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佛所说的人天乘的教法中，有许多的内容也可在外道典籍中找到，那么是否就可以因此而断定人天乘佛教就是外道了呢？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惜就有人一直在牛角尖里钻不出来。其实出此言者也情有可原，因为条件所限，他们对无上密法知之甚少，藏文《大藏经》中二十多函的密续至今才开始有人将其中少数翻译成汉文，系统的密宗论典也少见翻译。只听说了一些双运、降伏、护摩等的甚深行为，便作出了如此大的判断，即使从世间“治学”角度讲，也有失偏颇，更何况针对的是凡夫难以测知的无上密法。

考证到底适不适合于佛教？我们试作一分析。首先，从它的过程来看，人们是以有限的手段，而得到有限的发现，再经过带个人主观倾向的推理，而得出了某些结论。这中间的三个环节，都明显存在着局限性，使它无法准确地还原出历史的真相，因为一段时间后，随着实践手段的更新、新发现的补充，推理者思维定势的改变，旧有的结论必然面临着被新的结论替代的命运。新的结论又同样受着上述三个局限的制约，而又将被更新的结论推翻，现在新被发现的人类出现的时间正在不断向前推进，生物进化论地位的动摇，都是最好的例证。

而将考证加之于佛教则更不合理。无论借助于什么先进的仪器，人们考证的手段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五根，来获得相应的资料，五根暂时在人界范围内可以无误地摄取名言外境，但对上面的天界或下面的饿鬼界、地狱界等已无能为力，更何况对胜义实相，相对出世间的罗汉、菩萨、佛来说，五根所获取的实际上正好是错误的信息。佛的殊胜妙好的报身与远离形相的法身、无量神变等等无法用五根观察得到。《四十二章经》云：“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众生在未证圣者果位之前，心为



妄想所蔽，因此所见皆为迷乱，不足为凭。故必须依靠上师三宝的教言，依教奉行。《等持王经》也云：“眼耳鼻非量，舌身意亦非，设此为正量，圣道复益谁？”人的第六意识的推理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的见解、感情倾向等因素，不同的人或同一人在前后不同的时期里可能会从同一根据推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对已远离了分别念的出世间法，更是如聋如盲，无从下手。比如，佛菩萨们可以“一身复现刹尘身”，同一时间内可在多处幻化示现，如莲花生大师到藏地后显现众多事业，不同众生所见非尽相同，后世发掘出的有关莲师传记的伏藏品中的记载也各有差异。若以只能有一种莲师历史的观点去考证研究，在凡夫分别心看来似乎合理，但显然与历史不符。有人从考证的立场出发，竟然提出了“龙宫何在？”的荒谬问题。岂能以现代科技水平尚未足以发现龙宫而质疑佛经中关于龙宫的论述？现代科技的前沿尖端，如宇宙探测、“克隆绵羊”无一不证明了佛经的准确，而成为佛经的最好注脚。而且发出这样的疑问，表明其已对佛宝、法宝狐疑不信，因此于皈依戒上也已经违犯。简言之，考证很难作为评判佛教的依据。

【学密者的资格】

有法师根据《大宝积经》中佛言菩萨摄取生死“非诸声闻缘觉境界”而推导出“八地不动地菩萨以下尚无资格修学密法”的结论。

这一结论将许多众生唬在了密宗门外，其实因为小乘是断生死后取涅槃，大乘密咒见乃直观生死轮回本性，证悟其本性，了知一切轮涅所摄的诸法，皆无取舍、无贤劣，因此此见已远远超越了声闻境界。以前也虽有到八地后方可学密的说法，但这八地并非指真正超凡入圣的不动地，而是根据印度圣天论师的《明灯论》，在加行道的暖位、忍位、顶位，世第一法位中各安立上中下三地，八地即是指中顶位，意即到此时便可相应行使密宗的甚深行为，此说智悲光尊者在《功德藏》中早已进行了解释。况且修学密法的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无取无舍，直接摄取生死，而是

相续中已产生智慧后，以智慧的深浅相应地摄取生死，未有智慧摄持时，一切身口意仍在无欺的因果范畴之中，因此学密乘的人对小乘别解脱戒、大乘菩萨戒同样特别防护。藏地自从有佛法起，便有静命菩萨等祖师们在弘扬密宗的同时弘扬显宗的经律论三藏，直到现在，藏地通达显宗三藏的大德仍到处可见，他们对显宗的精通熟稔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以怯弱的心远离密宗。

又既然承认密宗是了义佛法，那为何又不承认密续中佛所宣说的圣教量呢？普贤如来明确说明了密续乃为凡夫宣说，《时轮金刚续》中有六瑜伽的修法，全为凡夫地所摄，只有在第六瑜伽修圆满的同时，才超凡入圣，证入初地。又无上瑜伽中的有相生起次第是佛为众生免堕入六道轮回而宣说的修法，初地菩萨已不需要再修有相生起次第，因已圆满具足了这些功德，如果八地才能开始学密，则密宗中根本没有宣说时轮金刚与生起次第的必要了。又密续中明显建立了五道十地，若八地后才能学密，那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的二地到七地又是为谁而安立？密续中广说了密乘戒律，例如把诽谤上师与金刚道友等作为根本戒，如果已是八地菩萨，则根本不可能生起此类烦恼，那为何又要安立戒律？密续中还具体广说了弟子应具备的法相，若是八地菩萨，已是诸根清净，何须作此繁琐规定？又弟子若是八地，则灌顶上师无疑需在九地以上，而密续中关于金刚上师的法相根本没这么高的要求。

出此言者，若是成就者为度化相应弟子的一种权巧示现，自当别论。但若其自相续尚未证悟，则不免在后世堕入泥犁，亲消此业。

【密宗与上师】

有人认为，密法是四皈依，在皈依三宝前先要皈依上师，故与显宗相违。

依止上师是修学密宗的关键，但这不只是密宗的特色，在显宗中要取得成就，同样也须皈依上师。因为上师不是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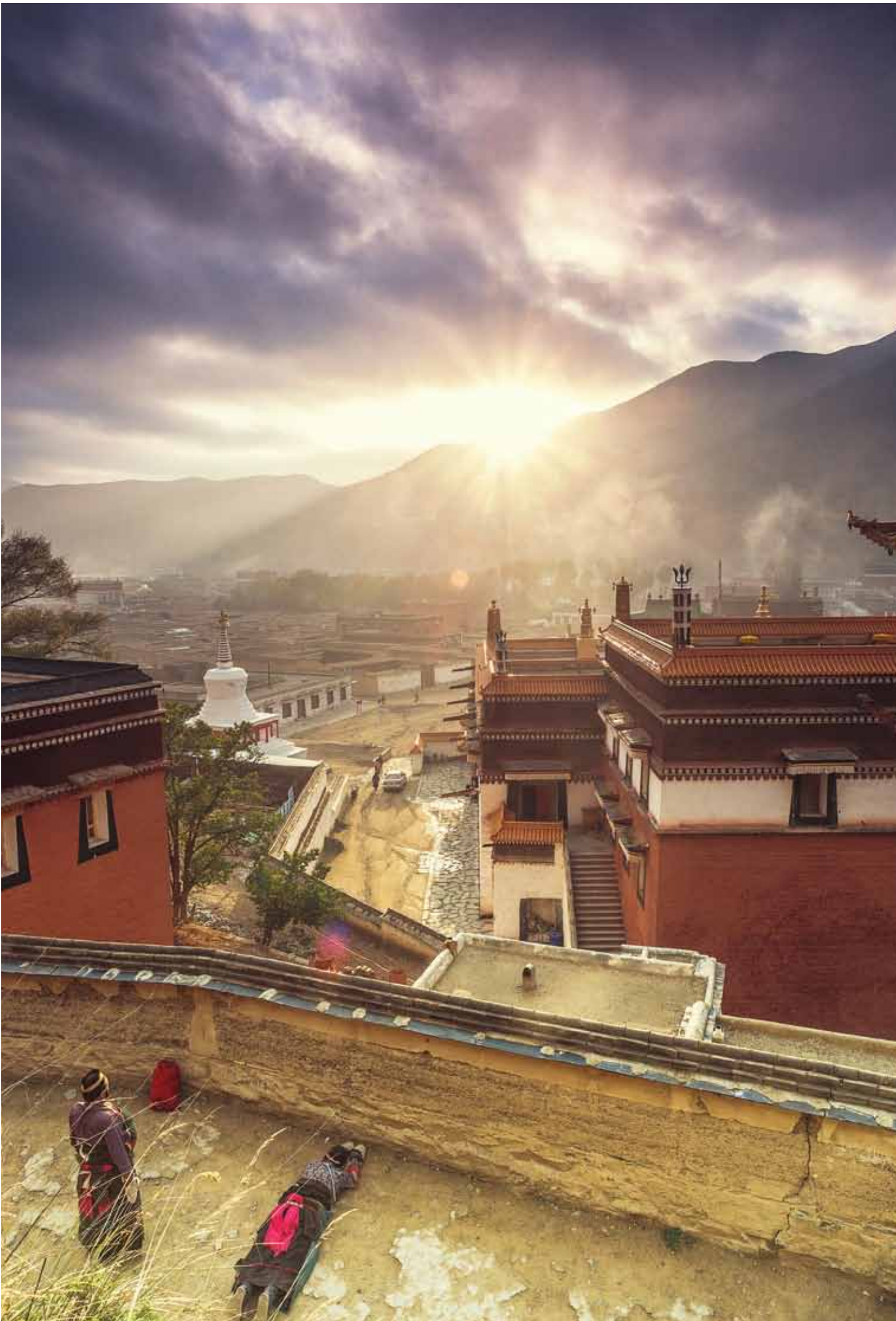
人，而是将佛法僧三宝总集为一身。佛在多处强调了依师规则，如《弥勒菩萨请问经》中云：“当于是人而生佛想，作教师想，亦于是人听受其法。何以故？是人所说，当知皆是一切如来之所宣说。”显宗经云：“阿难尊者，请勿忧愁，我将现师相，饶益汝等。”《二思维续》云：“于后末法五百岁，我将化现上师相，心中认定为我者，于彼当生敬仰心。”不必说广得灌顶、传承、引导的上师，甚至仅得四句经偈的上师也应该诚心尊敬，否则有极大的过失。续中云：“若人闻一偈，不敬上师者，彼转数百犬，后成有瘡者。”若犯了四堕罪、五无间罪等大罪，通过入密法忏悔可消尽，并能成就，但诽谤上师不但成就无望，且必堕地狱。《金刚心庄严续》云：“若人诋毁金刚师，虽弃睡眠远愤闹，精进修持深密法，专心修持一千劫，亦成反修金刚狱。”《密集金刚》云：“世人虽犯无间等，堕落性之种种罪，若已趣入金刚乘，修持此道得成就，一心诋毁上师者，修亦不可得成就。”其注疏中说毁谤上师者不但不成就，甚至亲近他的好友等人亦不成就。《句义宝藏论》云：“凡诋毁上师者，如何忏悔，亦必堕地狱。对上师发怒一刹那亦有无量的过失。”《时轮金刚》云：“于师生瞋一刹那，则毁一劫诸善行，数劫堕入地狱等，恶道遭受深痛苦。”密续中云：“若视师德得成就，若视师过毁成就。”《金刚藏续》云：“已受灌顶之弟子，若违上师之教言，今生遭受多灾难，来世堕入地狱中。”德洛巴云：“不听师言教，不会得成就。”嘎当派先辈们曾云：“不敬上师者，虽通三藏法，亦无稍许用。”依止了上师后，无论他做得如不如法，也不应对其生起邪见，也不能轻易毁谤。若已得灌顶传法，尔后才发现此上师不具足上师的资格，然而此时，因其已成为你上师之故，唯有发清净心，而不能说上师过失，也不得生起邪见，否则自己反而堕落。如续中云：“依止上师后，是否是正士，勿违诸教言，若破师教印，生金刚地狱。”又如续中云：“虽不具功德，依止上师后，若人舍彼师，则谤诸上师，亦谤三世佛，彼过不可言。”卡饶公琼云：“开示大乘之上师，外相虽现不如法，其内境界难测故，于师不得生疑惑。”其实若弟子具信心，受上师打骂也得加持，大成就者藏巴嘉热云：“师打即灌顶，由此得加持；师骂即猛咒，由此除魔障。”

密宗上师必须具足灌顶传承圆满、戒律清净、精通续部窍诀、修行得到证量境界、诵咒圆满等条件。如今有些连灌顶仪轨也不懂，却到处传授密法，实是非理。信徒们也不经观察，盲目依止上师，犹如盲人骑瞎马，然后再观察上师有没有法相，并讲说上师的各种过失，由此而造了无量的严重罪业。又有些愚笨的人说：某某师父是我灌顶传法的上师，而不是我真正的师父，我真正的师父是我的皈依师上某下某等。此类人显然不懂佛法，既然你已得密法，岂有不皈依而得？其连皈依的含义也没弄清，真是可叹！

（未完待续）

注：此文乃索达吉堪布亲自授权刊登。





荡涤心灵的寻根之旅

守愚

记二〇一三年六月朝圣之旅

2013年6月14日起，一乘显密佛教中心的十多位道友跟随本中心指导上师智广阿阇梨及郭思锐会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寻根之旅，探寻大恩上师的修行足迹。

朝圣之旅的第一站是上海律仪别苑，拜访住持上衍下慈法师。

法师是浙江温州人，自幼茹素，童真入道，对经教研究有素，有独到的见地，亦曾在浙江黄岩南山寺尼众佛学院任教。出家后，于广东南华寺受具足戒，法师研究戒法，对律仪以身作则。此外，法师对静坐、天台止观法门都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并在香港及台湾、海内外等地教授静坐。法师对戒、定、慧三学的开示，有缘听闻者皆欢喜赞叹，皈依者数万。

一九九二年，法师在香港创立佛教律仪净苑，开办佛经讲座、仪规班及静坐班等。法师现任香港佛教律仪净苑住持、上海律仪别苑住持、香港律仪学会导师及香港律仪同学会永久主席。

上衍下慈法师亲切接待了我们，并与我们座谈、交流，鼓励我们好好修行。

6月17日，我们从成都启程，兵分两路，一路从成都开车经马尔康到翁达镇，一路从成都直飞康定，然后再从康定坐车前往翁达镇会师。

从成都开车经马尔康的同修拜访了班玛逞列仁波切。大伏藏师班玛逞列是莲花生大士的二十五大弟子之一加瓦洛追的转世，也是近代最伟大的伏藏师之一康藏仁波切的心子。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有神的瑜伽士，与其空行母一起接待了前去拜见的道友们，赐予加持并叮嘱大家：“修不修行是看你们自己，能否解脱也靠你们自己，连佛陀对自己弟子的解脱也无能为力，只好说‘我给你们指示解脱道，能否解脱靠你们自己’。”

而我则跟随另一队师兄从成都直飞康定。康定机场地处康定县折多山斯木措，海拔4290米。当我们走出康定机场的到达大厅，立刻被眼前高原天空纯净的蔚蓝惊艳了，初下飞机时高原反应带来的胸闷气短此刻也无法打扰到我们，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深呼吸，希望能融入这里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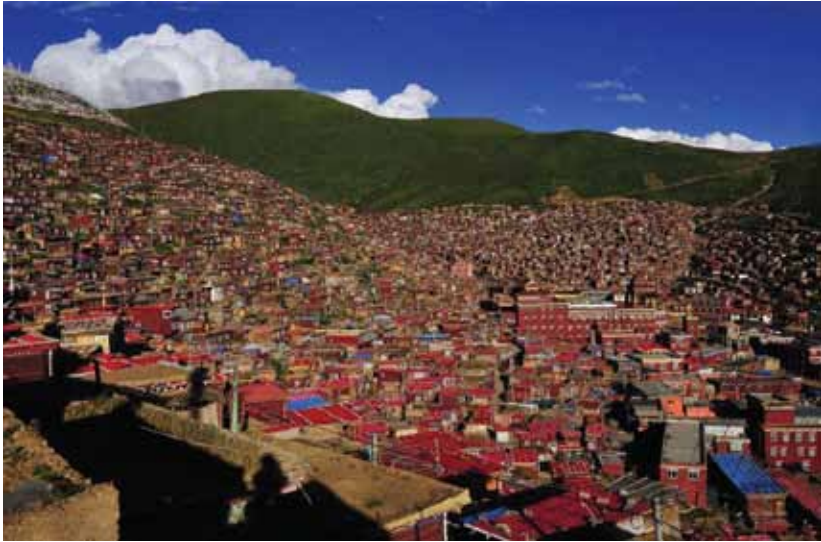
喜欢上高原，或许是因为这里的蓝天，或许是因为这里纯净的空气，或许是因为藏民脸上清澈的微笑，又或许是因为这里的阳光别样明媚……



在康定机场等待4小时后，接我们的师兄开车抵达，载上我们朝道孚县出发。藏地的路况与新加坡很不相同，有时是一马平川的平原，中间只有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但这种情况很少；更多时候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气势逼人的高山，车下坑坎堆阜，山路十八弯自不待言。每逢此时，车子就如同醉汉踉跄前行，众人在车座上被抛高落低、左歪右倒，胜似海盗船，绝赛摩天轮。晕车加上高原反应，一路上车厢内呕吐之声“呃啊呃啊”不绝于耳。有人给这段行程起了一个很诙谐的名字——藏式松骨法。

一路“松骨”了四五个小时，到道孚县，一半的人已经倒下了。于是，还勉强直立着的另几个人把倒下的一些搀扶到房间休息，或者送到医院输液，然后再揉着自己胀痛的太阳穴喝着聊胜于无的红景天泡水。求法的路真不容易，今天的我们至少还能有车开、有酒店住，很难想象上师十多年前入藏求法是何等的艰难与辛苦。

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到达翁达县，与另一队师兄会合，然后一同向着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喇荣五明佛学院前进。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在世时，曾于1997年授记：在五明佛学院至少有300位登地以上的菩萨，因此那里一定是世界上最殊胜的圣地之一。



到佛学院时已近黄昏。虽然多次在网上看过学院的照片，但当亲眼见到时仍不禁大吃一惊。

蔚蓝苍穹之下，数千间绛红色的小木屋在山坡上错落有致，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几座金碧辉煌的大殿，五颜六色的经幡将这张浓墨重彩的画作装点得更加缤纷，纯洁的白云，则是上天献给学院的哈达，在这片纯净的蔚蓝中蜿蜒。恍若隔世，宛如天堂。身着绛红色僧服的喇嘛和觉母们在小木屋间三三两两地穿行，面容友善、安详平和。我猜想，也许是因为佛在这里所有人的心中。

我们被这里的一切深深吸引，耐不住坐车的沉闷，同修们一个个都降下车窗，纷纷拿出相机、手机等拍照神器，想把这份震撼定格在瞬间。

在位于学院最高处的坛城宾馆住下，期待明天快一点到来，终于可以拜访到那些过去只能在网络上看到、听到的大德们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拜见了五明佛学院院长门措空行母、副院长丹增嘉措活佛、登克活佛、索达吉堪布、慈诚罗珠堪布等高僧大德。大德们都非常慈悲，对我们这群远道而来的同修给予了很多加持，我们每个人都“满载而归”，不仅带走了很多加持品、佛教书籍，而且还有满满的“智慧”。

如果有幸遇上善知识有时间，我们还能在其座下聆听教诲。例如，海内外闻名的索达吉堪布就给我们作了一番开示。堪布说：“我以前去过很多次新加坡，那里的人们生活条件很不错，令很多人羡慕，但实际上生活压力很大，竞争也很强，再加上每天很忙碌，因此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希望我们在座的道友能够好好发愿，不管是今生来世一定要好好修行作为解脱的根本，同时我们稍微有一点能力的话，要帮助别人，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城里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和这里是不同的，你们来这里虽



索达吉堪布给大家慈悲开示



然时间很短，但有时候，人到了一个地方、见了一个人或者看了一本书会对整个人生有一种重新思考的机缘。希望你们来了这里后好好思考一下：人忙一辈子，到最后什么也带不走，而且为了生存，也造了很多恶业，这样的人生是否是有意义的人生？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人，甚至是很有知识、受过很高教育的人愿意来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选择过另一种人生？”

是啊！人生如白驹过隙，谁知道是明天先来还是来生先来呢？一旦无常大限到来之时，自己又应何去何从呢？

6月21日傍晚，我们离开喇荣五明佛学院，星夜兼程，前往亚青寺。亚青寺在四川省白玉县昌台区境内，是蒋阳龙多加参尊者（喇嘛阿秋仁波切）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创建的，被誉为第二铜色德山亚青邬金禅修圣处，目前常住的人口有一万五千人至一万七千人。

去亚青寺的路上遇到大雨，加之路况复杂，其中艰难自不必说。只记得曾在迷糊间醒



准备曼荼罗供养仁波切



阿松活佛与本中心指导上师智广阿闍梨（左一）及郭思锐会长（右一）合影

来，越野车如同酩酊大醉的醉汉在泥泞的山路间晃荡前进，地上的雨水不断飞溅而起扑打着车窗，恍惚间竟有在舟船之上乘风破浪之感。一路颠簸到亚青寺时已是凌晨2点多，在亚青寺宾馆和衣睡下，一觉即至天亮。身体虽然依旧疲惫沉重，但内心却欢喜雀跃，因为当日上午我们将要拜见亚青寺现任住持、阿秋喇嘛最杰出的心子之一——阿松活佛。

阿松活佛给道友依次加持，并与我们结缘很多加持品、佛经，谆谆告诫我们：“你们要好好修法，一步一步修前行。不要懈怠懒惰，好好修法！不要修错法，要按着传承上师的教言去修法！……”

活佛的话让我感到羞愧难当，想起了过去曾读过的关于对治懈怠懒惰的一段类似的教言，大概讲的是懈怠分为两种：一种是忙忙碌碌于世法而懈怠，另一种是无所事事而懈怠，皆不求善法。修行人如果很懈怠，对解脱确实有影响。那如何能够对治懈怠懒惰呢？必须忆念死亡无常。只要一观修无常，发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又岂敢轻易懈怠？所以，无常修得好的人，时间掌握得非常合理；而无常修得不好的人，就掌握不好自己的时间，这从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中看得出来。

由此可见，四个外前行（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痛苦）的修法对修行人而言非常重要，四个外前行在相续中生起证量了，言谈举止就自然转化到解脱上来了。

当日下午，我们离开亚青寺前往位于白玉县河坡地区白龙沟朵念山山腰的噶陀寺，海拔4800米，与西藏仅一山之隔。在过去的800年间，由噶陀寺虹身成就的修行者有六十万之众。如今噶陀传承的上师们已遍布亚洲、欧洲、北美等世界各地。

到达噶陀寺已是深夜11点，噶陀寺的五大黄金法台之一，“噶陀之父”莫扎法王依然在等我们，法王慈悲亲切地与我们聊天，赐予我们很多加持，叮咛我们次日一定要去转绕噶陀寺中阴文武百尊坛城。次日清晨，道友集体前往转绕，坛城的周围有各种文武百尊的形象，听说能普令瞻仰观见者于识田中深植认识文武百尊之经验，待中阴时，百尊现起，自然认识，不惊不怖，而得解脱，此功德利益不可思议，是谓见解脱。莫扎法王也曾亲口授记：“凡与本圣地所在之文武百尊坛城及万佛结缘者，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有缘见到此坛城，甚至是照片，若起一念恭敬者，不堕三恶道。”

我一边转绕，一边在内心中生起浓浓的感恩，感恩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们如此体恤我们



等着献供养，一个个笑得有多开心啊！



莫扎法王给大家传法、灌顶





现代人俗务繁忙，纵有心学佛亦无暇修行，虚度一生，死后复堕轮回、辗转苦趣，因此克服千难万苦为我们建造种种解脱的方便。亦感叹金刚乘“一义亦不昧，不难方便多。”

当日下午，莫扎法王又为道友们的传法、灌顶。

辞别法王，我们又继续上路，23日晚到达德格，24日道友们的前往参观素有“藏文化大百科全书”、“藏族地区璀璨的文化明珠”、“雪山下的宝库”盛名的德格印经院。

德格印经院始建于1729年，坐落在德格县城。印经院构造独特，红墙高耸，绿树婆娑，幽静壮观，系典型的藏式建筑风格。院内分藏版库、纸库、晒经楼、洗版平台、裁纸齐书室及佛殿、经堂等。

印经院规定《大藏经》一律用朱墨（朱砂研细、掺胶，成红墨）印刷，以示尊敬，其余用黑墨。印刷时，两人相对而坐，书版处于两人之间，一人用擦板蘸墨涂版，一人放纸，用滚筒一滚、揭下，一页书当即印成。根据熟练程度和印书份数多寡，每天每组印700至1000多页不等。藏人对三宝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恭敬，放纸的那位每次用滚筒滚经时都要向经典鞠一躬，再揭下。算起来，每天也要鞠700至1000个躬。

藏版库中排列着整齐的版架，书版分门别类地插满了版架，每版有一手柄，这是“德格巴尔康”的特色之一。书版规格有许多种，最大的长110多厘米，宽70厘米，厚约5厘米；最小的长约33厘米，宽仅约6厘米。到18世纪80年代末，全院有书版21.75万块，每块刻两面。大、中、小版平均若每面各以600个音节计算，其字数总计约2.6亿字，规模宏大。古老的智慧正是通过这些古老的版才得以传承与保存。

25日，我们集体从甘孜前往江顶寺。江顶寺位于新龙县如龙镇安古村，离县城20公里。建寺于1297年，是四川甘孜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历史上曾在此出现多位大成就者。白玛邓灯尊者和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前世列绕朗巴尊者也曾莅临过此道场传法。

江顶寺现任住持，80多岁的安久仁波切是一位非常低调又有极大功德的仁波切，他是喇荣五明佛学院现任院长门措空行母的根本上师，也是本中心指导上师智广阿闍梨的根本上师。2006年，安久仁波切应邀前往上海，在众多道友面前，授予智广阿闍梨法衣、法帽等物，并叮嘱道友们的好好依止阿闍梨学习佛法。

仁波切显现上话很少，总是拿着一串念珠默默地念经，或者用慈悲的双眼注视着我们，像一位极普通的藏族老人。听说仁波切极为低调，几乎不去汉地，所以知道他的汉族弟子很少，但是在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传承中，他却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老前辈。在智广阿闍梨的祈请下，仁波切慈悲赐予我们虹身成就者白玛邓登尊者的殊胜伏藏灌顶。白玛邓登尊者（1816-1872年）为宁玛噶陀派的一位大成就者，于1872年示现无余虹身成就。据《白玛邓登尊者传》记载，尊者住世时曾在朗炯扎噶的摩尼珍宝岩（即雄龙西朗朗白岩神山）掘取出称为《甚深普遍自然解脱》的密法宝藏，分大、中、小三部，大部为《观修清净解脱》，中部为《观修本净解脱》，小部为《观修大乐解脱》，除此之外，还有《显密经续心髓》、《三根本密续》、《胜义金刚心髓》、《一百本尊观修仪轨》

等，囊括了所有密法的方方面面，堪称秘籍宝藏。莲师在世时曾授记：“《甚深普遍自然解脱》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比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希有难得的。凡是接受此法灌顶而不背弃誓言者，七世之内必定成佛。”

江顶寺是新龙县最殊胜的圣地之一，过去几百年间有多位高僧大德在此加持，转绕一圈寺院相当于念诵了25亿遍六字大明咒的功德。道友们在26日清晨，都集体前往转绕，有的转了三圈，有的则转了四圈。我一边转绕一边四处观察，比起前面去过的几间寺院，江顶寺显得尤其古老质朴，生活、医疗条件都不甚方便，但对于修行人而言，倒也是个断世间俗务的兰若之处。

祈愿我早日也能像白玛登灯尊者、列绕朗巴大师那样，体会到佛法的醍醐真味！

27日清晨，我们一行依依不舍地从江顶寺启程离开，28日前往成都附近的彭州佛山古寺，住持上广下悟法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传授了唐密秘迹金刚的修法。

据《秘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一卷》记载，秘迹金刚的修法可以离贫穷、得安乐、发财、除病、令相憎人和合爱敬、不为诸恶鬼神所害、降伏野兽夜叉等。据《智觉禅师自行录》记载，净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寿大师就以秘迹金刚咒作为日课（原文：第八十九。受持秘迹陀罗尼。普愿一切法界众生。所向之处。身心内外境界。悉皆清净。);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净土宗八祖莲池大师曾编《诸经日诵集要》将秘迹金刚咒列入；明代另一位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也曾教授秘迹金刚咒治愈颠狂僧。（《憨山大师年谱疏》提及，一日憨山大师在宗镜堂升座，两僧夹扶一僧，历阶而上，颠狂不已，其两道友乞请本师（指憨山大师本人）引救，云此僧持「大悲咒」五年，素无败行，不知何故着魔至此，憨山大师曰，此病可医，即命侍者于堂中遍询，得习持「秘迹金刚神咒」者三人来前，本师因于座间先自持，令习者传教之，初传不省，本师以扇于案上震威一击，提授一句，传之，便应声如响，习者因逐句传竟，颠僧如梦斯觉，顶礼而退。——详《憨山大师年谱疏》页一一八。台北新文丰出版。）

30日，我们到达浙江宁波，宁波自古以来即被称为“三佛地”，丛林众多。唐宋时期，特别是宋朝，日本遣唐使多在宁波登陆，因此在历史上宁波对日本佛教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2009年，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还曾举办了“圣地宁波——日本佛教1300年的源流”特展，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宁波的古刹，人们第一想到的便是两大名刹——天童禅寺与阿育王寺，这两座禅寺也是大恩上师年轻时曾闭关与修行过的地方。



和慈悲的安久仁波切在一起





我们首先来到天童禅寺。天童禅寺始建于晋朝，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西晋永康年(公元300年)，义兴祖师云游至扬州部会郡县（即今鄞州）南山之东谷，因爱其山水，遂在此结茅修持。相传，当时东谷附近并无烟火，却有一位童子每天前来供给薪水。不久精舍建成，童子对义兴大师说：我是太白金星，因为大师笃于道行，感动玉帝，命我化为童子前来护持左右。如今大功告成，特此告辞。言讫童子不见。由此，山名太白，寺名天童。其后寺名屡有更易，而“禅”性不变。历代住持，有属于牛头、云门、法眼各派系者，然以临济、曹洞为多。宋朝时日本名僧道元来华，师事如净，归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奉如净禅师为始祖，尊天童禅寺为祖庭。



天童禅寺现任住持上诚下信大和尚 向一乘显密佛教中心赠送礼物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僧人刘萨诃（法名慧达）决心寻找宝塔。当他由北而南走遍山泽来到宁波，忽闻地下有铮铮钟声，便诚心祈祷膜拜，诵经念佛。三天三夜后，从地里涌出眩人心目的小宝塔，塔四方五层，高约尺四，方广七寸，内悬宝磬，中缀舍利。这就是阿育王所造的那八万四千座舍利塔之一。慧达寻得宝塔后，即就地修持行道，结庐供养。这就是阿育王寺的由来。

我们一行首先拜见了阿育王寺住持上界下源大和尚，大和尚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与我们座谈，向我们介绍了寺院的历史。之后大和尚专门请一位师父带我们去拜见佛的真身舍利。如礼行仪后，大家依次瞻仰。神奇的是每个人所看到的佛真身舍利颜色、大小、形状均有不同，听师父说业障清净的人看到的是一尊佛，业障重的人什么也看不到，真是不可思议！

天童禅寺现任住持上诚下信大和尚在方丈室热情接待了我们，大和尚向我们介绍了寺院的历史沿革和僧众的修学情况，并赠礼留念。之后，我们参观朝拜了禅寺各大殿，礼佛、转绕、念经。

接着，前往阿育王寺，也是我们本次中国寻根之旅的最后一站。

阿育王寺在历史上被称为“六殊胜八吉祥地”，早在南宗嘉熙元年(1237年)，宋理宗就把其列为“天下五山之第二”，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被诏定为“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五”。

阿育王寺最负盛名的便是在寺中供奉了一颗佛真身舍利。释尊涅槃后，从自心中出三昧真火，烧其无量功德积聚之身，七日乃尽。留下八斛四斗晶莹光泽坚固不坏的舍利。佛涅槃后百年，古印度阿育王取其舍利，分作八万四千份，造了八万四千宝塔供奉，其中，有十几座阿育王塔分布在中国。



阿育王寺佛真身舍利塔

留下舍利这一法身真体，以使得后世众生，种植超越轮回的善根。因为由目睹如来舍利的灵变神异，自然对于佛法能够产生真正的信心。从此以后改恶修善、远离邪非、心存诚敬，以此期望断除烦恼惑业、证得真如法性、了脱生死轮回，直至恢复自己本来具足的真如佛性，圆满无上菩提。这就是如来舍利示现不可思议的瑞相，婉转方便慈悲接引众生的最根本发心。）但愿每位亲眼目睹如来舍利和听闻舍利神变的人，都能共同感念如来的慈悲恩德！

然后大家依然是参观朝拜寺院各大殿，礼佛、转绕、念经。无意间看到某处墙上写着这样几句话：哭哭啼啼来人间，蹦蹦跳跳戏童年。朝朝暮暮上学堂，辛辛苦苦逐功名。坎坎坷坷涉世事，风风雨雨走旅程。反反复复觅伴侣，忙忙碌碌家业营。磕磕碰碰总不闲，迁迁就就度月年。子子孙孙堂前闹，叮叮囔囔忧后人。叨叨唠唠话旧题，病病痛痛常流泪。迷迷糊糊合上眼，明明白白我是谁。

若有所思……

十多天来所拜见过的每位大德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瞬间在脑海中浮现。千言万语可归结于一句话：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此生如长途旅行中的一站，转瞬即逝。家人亲友如枝头鸟儿，大限到来又将各自启程，前路凶险自不必说。不如放下万缘，依止寂静，老实修行。人生再重大的事情也不如生死之事更重，再多的琐事也比不上生死浮沉中头出头没更多。浑浑噩噩，转眼间，此生也已混去三十有余，回顾往事，还真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反反复复、忙忙碌碌……顿时不觉头涔涔，泪潸潸。暗暗下定决心回去后要随学高僧大德们的意行，以精进修行此残生。

感恩大恩上师与会长此途带我们寻根，我想我们找到的不仅是传承的来源，更是内心中的根。

注：参加寻根之旅的10多位道友有8位在次年即圆满了五加行的修行。



日本的药师如来信仰

潜居 整理



日本国宝—奈良药师寺金堂—药师佛尊像

药师佛，梵文Bhaiṣajya-Guru，又作“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王如来”、“大医王佛”等，是东方净琉璃世界之主尊，其功德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等经典中均有记载。在古代，有一次文殊大士祈请释迦牟尼佛为了后世五浊恶世中的薄福众生而讲述其他佛陀的名号与本愿，本师便应祈请开示了对苦难众生最具利益的药师如来法门。

据经典记载，药师佛在过去世曾发利益众生的十二大愿。十二大愿总而言之，就是使挣扎于现世诸苦恼的众生维持世法(消灾除难，离苦得乐，福寿康宁，所求如意，不相侵陵，互为饶益)、辅助戒律、决定生西、速得成佛。这是药师如来过去世行菩萨道时，发愿若来世成佛时将要实现的十二大愿望。因其最终成佛，这些大愿也因其愿力得以实现。

药师法门传到日本之后就一直非常兴盛。在日本，药师如来的雕像、画像、经典等于七世纪之后被大量传入。佛教进入日本之后，于飞鸟时代、奈良（白凤、天平）时代、平安（贞观、萨摩）时代一边和日本古来的风土与信仰很好地融合，一边使佛教扎根和蔓延。

（一）天台宗的弘传

日本天台宗的特色之一就是显密一体，创始人最澄大师曾撰著《药师如来讲式》、《药师仪轨》、《药

师如来念诵法》(收录于《传教大师全集》)等药师佛显密修法仪轨。由最澄大师创始的“日本佛教母亲之山”比叡山延历寺的根本中堂始建于1642年，木质的结构显得古朴庄严，里面供奉的就是药师佛像，但这尊佛像秘而不宣，称之为“秘佛”。据说是公元804年由最澄大师用一根灵木一刀一刀雕刻而成，每刻一刀都要给佛像恭敬磕头，最后完成时，这尊佛像开口说了《法华经》里的四句偈颂：“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在每年日本的除夕夜，延历寺都会在根本中堂举办修正会，大法师在此药师秘佛面前供修护摩。另外，每年四月四日至十一日都会在延历寺举办一年中最高级别的大修法——御衣加持御修法，届时会在根本中堂内道场安奉天皇的御衣，祈愿天下太平、万民丰乐、天皇御体安稳等，御修法主要由四个修法组成，药师七佛的修法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日本天台宗僧人承澄从建长三年(1251年)起，经数十年，依经典仪轨及口传记录所整理而成的《阿婆缚抄》一书，为台密各派所传教相与事相之集大成。该书有很多关于药师法门的记载，如:药师如来之密号、梵字、修法时之准备事项、图像说明、曼荼罗内涵、法眷属、修法次第、所依经典等，均有诠释。由此可见药师法门在台密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二）真言宗的弘传

日本真言宗更是注重药师法的传承和弘扬。高野山中院流著名的《中院三十三尊》就有药师法。据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圣教》中记载，《小卷六十七卷》、《尊法钞》、《要尊钞》、《传流钞》当中

都有记载药师法密教的修法。真言宗三宝院流醍醐寺的镇寺之宝《醍醐乳味钞》及《三寃圣教》当中也都记载了众多药师佛修法。真言宗醍醐派总本山醍醐寺有超过1100年的历史，在1100多年中，该寺主要供奉的便是药师如来、准提观音、不动明王三位本尊。由此可以窥见药师法门在日本真言宗中得到的重视与弘扬。



醍醐寺103世座主仲田顺和大僧正猷下
亲书赠予智广阿闍梨的药师如来种子字

（三）社会各阶层的弘传

药师法门在日本社会之上下各阶层中，都颇为普及。上至天皇，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很信仰药师佛。

日本皇室素来有祈祷药师佛以除病的传统。例如：历史上的天武天皇为了祈求皇后(即后来的持统天皇)病体早日康复而于680年发愿建造药师寺，持统天皇在697年为本尊开光，后文武天皇将寺庙建设完成。后来的圣武天皇在建设东大寺大佛宝殿的工程中患



眼疾，其皇后光明皇后为圣武天皇眼疾痊愈，建设新药师寺。新药师寺的新并非新旧之意，而是极其灵验之意。本尊药师如来由一根木材雕刻而成，眼睛比一般佛像的眼睛要大，让人过目难忘。以及圣德太子的弟弟——来目皇子7岁患眼疾，向药师如来祈愿后痊愈。于是，皇子便命人在久米部氏的家寺建寺，即为后来的久米寺。

此外，在日本民间也流传着不少药师佛的感应事迹。例如“西国药师四十九灵场”之一的总持寺，它的本尊药师如来佛像是如何而来的呢？在战争中受伤的永泽四郎右卫门，在废弃的寺庙残骸中捡拾到一个药师佛像的佛头，便向佛头祈愿能够伤病痊愈，结果很快便痊愈了。他于是便为佛头重新补足了四肢，并供奉于菅山寺。之后，便以“头的药师”、“起死回生的药师”而得到广大信众的信仰。后由身患脑中风的彦根第四代藩主直治公为了方便大家参拜，而将佛像移至总持寺。现在，很多日本的信众在接受脑外科手术之前，都会去参拜那尊药师如来的佛像。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来自《日本灵异记》，传说称德天皇时代，奈良城的蓼原里住着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她独自带着7岁的女儿生活。一天母亲牵着女儿来到药师堂对着药师佛祈愿：“如果我死了，女儿也就没命了，请加被使我能重见光明。”两天后她带着女儿再次来到药师堂，木制的药师如来像的胸口突然溢出似桃子果肉的东西，女儿告诉了母亲，于是母亲命女儿把它取过来放进自己嘴里，觉得味道极其甜美，突然她两眼重见光明了。也许通过这个传说，可以推测出日本民众普遍相信药师如

来对眼疾的利益。（在日本，有很多药师如来像都与眼疾的康复相关联，例如高野山真言宗大泽寺“眼的药师”、真言宗丰山派新井药师梅照院“眼的药师”、横滨的“深谷目药师”。）

（四）药师名刹巡礼

日本佛教界常有为某一佛菩萨而巡礼相关寺院的信仰方式。如“西国三十三所观音巡礼”、“东海三十六不动尊巡礼”等等。在药师信仰方面也不例外，一九八九年（平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奈良的药师寺举行了“西国药师灵场”开创大法会，会中结合了日本大阪、京都、奈良等地区之四十九个祀奉药师如来的寺院，以鼓励信徒到这些寺院作药师如来的巡礼。信徒们可以购买专用的纳经帖集印，在所有药师灵场朝拜完后，可以此申请专门的朝圣纪念证书。由此可见药师法门在现代日本社会的弘传情形。

想来，日本国民总体比较长寿、富有也和他们深厚的药师佛信仰有关系吧。诚如《药师如来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所述药师佛第三大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众生有所乏少。”及第六大愿“若诸有情其身下劣、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喑哑、挛跛背傴、白癞癫狂、种种病苦，闻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黠慧、诸根完具、无诸疾苦。”即常常恭敬、供养、礼拜药师如来，受持、读诵药师如来经典、名号、心咒，可获得财富圆满、长寿健康、诸根完具、庄严聪慧。

附录：

日本“西国四十九药师巡礼”寺刹一览

札所番号	寺院名		所在地
第1番	薬師寺	法相宗	奈良市西ノ京町457 0742-33-6001 http://www.nara-yakushiji.com/
第2番	霊山寺	霊山寺真言宗	奈良市中町3873 0742-45-0081 http://www.ryosenji.jp/
第3番	般若寺	真言律宗	奈良市般若寺町221 0742-22-6287
第4番	興福寺 東金堂	法相宗	奈良市登大路町48 0742-22-7755 http://www.kohfukuji.com/
第5番	元興寺	真言律宗	奈良市中院町11 0742-23-1377
第6番	新薬師寺	華嚴宗	奈良市高畑福井町1352 0742-22-3736
第7番	久米寺	真言宗御室派	奈良県橿原市久米町502 0744-27-2470
第8番	室生寺	真言宗室生寺派	奈良県宇陀郡室生村室生78 0745-93-2003 http://www.murouji.or.jp/
第9番	金剛寺	高野山真言宗	奈良県五條市野原西3－2－14 07472-3-2185 http://www.e-kongouji.com/
第10番	龍泉院	高野山真言宗	和歌山県伊都郡高野町高野山647 0736-56-2439





第11番	高室院	高野山真言宗	和歌山県伊都郡高野町高野山599 0736-56-2005
第12番	禅林寺	高野山真言宗	和歌山市海南市幡川424 073-482-1894
第13番	弘川寺	真言宗醍醐派	大阪府南河内郡河南町弘川43 0721-93-2814
第14番	野中寺	高野山真言宗	大阪府羽曳野市野々上5－9－24 0729-53-2248
第15番	家原寺	高野山真言宗	大阪府堺市家原寺町1－8－21 072-271-1505 http://homepage1.nifty.com/ebaraji/
第16番	四天王寺	和宗	大阪市天王寺区四天王寺1－11－18 06-6771-0066 http://www.shitennoji.or.jp/
第17番	国分寺	真言宗国分寺派	大阪市北区国分寺1－6－18 06-6351-5637
第18番	久安寺	高野山真言宗	大阪府池田市伏尾町697 0727-52-1857
第19番	昆陽寺	高野山真言宗 高	兵庫県伊丹市寺本2－169 0727-81-6015
第20番	東光寺	野山真言宗	兵庫県西宮市門戸西町2－26 0798-51-0268 http://www.mondoyakujin.or.jp/
第21番	花山院 菩提寺	真言宗	兵庫県三田市尼寺352 0795-66-0125



第22番	鶴林寺	天台宗	兵庫県加古川市加古川町北在家424 0794-54-7053
第23番	斑鳩寺 神積寺	天台宗	兵庫県揖保郡太子町鶴709 0792-76-0022 http://www.ikarugadera.com/
第24番		天台宗	兵庫県神崎郡福崎町東田原1891 0790-22-0339
第25番	達身寺	曹洞宗	兵庫県氷上郡氷上町清住259 0795-82-0762
第26番	長安寺	臨済宗南禅寺派	京都府福知山市奥野部577 0773-22-8768 http://www.chouanji.jp/
第27番	天寧寺	臨済宗妙心寺派	京都府福知山市字大呂1474 0773-33-3448
第28番	大乘寺 温泉寺	高野山真言宗	兵庫県城崎郡香住町森860 0796-36-0602 http://www.daijyoji.or.jp/
第29番		高野山真言宗	兵庫県城崎郡城崎町湯島985－2 0796-32-2669
第30番	多禰寺	真言宗東寺派	京都府舞鶴市字多禰寺346 0773-62-1180
第31番	総持寺	真言宗豊山派	滋賀県長浜市宮司町708 0749-62-2543
第32番	西明寺	天台宗	滋賀県犬上郡甲良町池寺26 0749-38-4008 http://www.saimyouji.com/



第33番	石薬師寺	真言宗東寺派	三重県鈴鹿市石薬師町1番地 0593-74-0394
第34番	四天王寺	曹洞宗	三重県津市栄町1－892 059-228-6797 http://shitennoji.kiraweb.com/
第35番	神宮寺	真言宗山階派	三重県多気郡勢和村丹生3997 0598-49-3001
第36番	弥勒寺	真言宗豊山派	三重県名張市西田原2888 0595-65-3563
第37番	浄瑠璃寺	真言律宗	京都府相楽郡加茂町大字西小小字礼場40 07747-6-2390
第38番	法界寺	真言宗醍醐派	京都市伏見区日野西大道町19 075-571-0024
第39番	醍醐寺	真言宗醍醐派	京都市伏見区醍醐東大路町22 075-571-0002 http://www.daigoji.or.jp/
第40番	雲龍院	真言宗泉涌派	京都市東山区泉涌寺山内町36 075-541-3916
第41番	正法寺	真言宗東寺派	京都市西京区大原野南春日町1102 075-331-0105 http://www.geisya.or.jp/~tf109/shohbohji/
第42番	勝持寺	天台宗	京都市西京区大原野南春日町1194 075-331-0601
第43番	神蔵寺	臨済宗妙心寺派	京都府亀岡市稗田野町佐伯岩谷ノ内院ノ芝60 0771-23-5537

第44番	神護寺	高野山真言宗	京都市右京区梅ヶ畑高雄町5 075-861-1769
第45番	三千院 門跡	天台宗	京都市左京区大原来迎院町540 075-744-2531 http://www.sanzenin.or.jp/
第46番	桑実寺	天台宗	滋賀県蒲生郡安土町桑実寺292 0748-46-2560
第47番	善水寺	天台宗	滋賀県甲賀郡甲西町岩根3518 0748-72-3730
第48番	三井寺 水観寺	天台寺門宗	滋賀県大津市園城寺町246(三井寺山内) 077-524-2416
第49番	延暦寺	天台宗	滋賀県大津市坂本本町4220 077-578-0001 http://www.hieizan.or.jp/

本文参考文献：
《药师法门在日本的弘传》
《药师如来的心愿与形象》
《药师灵场》
《京都十二药师遍礼朝圣》





我力行《了凡四训》的一点心得

潜居

约八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听了一场智广阿闍梨的《了凡四训》讲座，那场讲座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了凡四训》于我而言，是一条救命的绳，把当时因深陷低谷而迷茫的我拔济出来；它又是当头棒喝，警醒我认真审视自己的人生；它还是一味良药，缓缓医治我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的良心。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常常随身携带这本书，常常翻阅来对照与反省自己。不得不说，时至今日，我力行得仍然很不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尽管如此，也已经感受到我的命运发生了非常真实的改变，我的亲身经历已经可以验证佛法所言真实不虚。

归纳自己力行的心得与教训，我觉得重点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每天至少要认真阅读《了凡四训》一次，对照、审视、提醒、鼓励自己。习气的力量是强大的，现代人的恶缘又多，古人“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现代人可能三个小时不读圣贤书，面目就可憎了。所以，每天至少要认真阅读一次，哪怕只是其中的一章也可以。

二、坚持记录“功过格”。现代人心粗眼翳，遇事比较容易对外观察而不对内反省，“功过格”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思维习惯，并且可以让我们的心变得更细腻，觉察到一些细微的起心动念。

三、针对自己某方面的不良习气，每天坚持做几次相反的行为来对治（我个人建议6次以上）。比如以前小气，不肯给予、付出，甚至爱占便宜。那现在不仅绝对不能占别人便宜，同时每天坚持上供下施几次。因为任何习气，不管善恶，都是通过日积月累反复的串习培养而来的，用新的善的行为串习去替代过去不良行为的串习，如同当花园里长满了鲜花时，杂草自然也就减少了一样。一定要大量地长期坚持做某种正面行为，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当不断坚持上供下施时，上供下施的心力就越来越大，当然回来的也就更多。

四、善事做久了很容易成为“老油条”，身做心不发，或者口说心相反。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一颗心调整为纯善之心，事事为人着想，尘尘与人方便，不断削弱自己的我执、对治自己的烦恼去成全、随喜他人。

五、特别忌讳总拿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批评、腹诽别人，这样做有很多坏



处，首先你衡量一次别人，对别人评头论足一次，你就失去了一次学习提升的机会；其次旧业之上又添新业，折福折寿；第三你总活在一个抱怨的世界里，而不是一个感恩的世界中。

六、《了凡四训》共有四个章节，第一章讲改命的原理，第二章讲改过，第三章讲积善，这三章都是方向性的、原理性的，但第四章却突然笔锋一转，讲到了一个具体的品质——谦虚，由此可见，“谦虚”对一个人命运的改变有多么重要！但这往往是现代人最缺乏的，哪怕知道也很难真诚地做到。以我个人多年的修行，我深深体会到，智慧的学习重在力行，如果做不到，改变命运几乎不可能。

以上便是我力行《了凡四训》的一点心得，浅薄之见，贻笑大方。

北川
七律·药师琉璃光如来赞

东方刹土药师尊
最上医王大愿深
焰网庄严超日月
觉空无尽泯根尘
正邪共趣解脱途
轮涅双开普利门
八万四千烦恼病
怎堪圣号一时闻



恶业重报转轻现前时应如何应对？

问：学佛人通过精进修行，恶业可能会由后世重报转为提前轻报。此时，应如何面对恶业现前时的巨大压力？

答：首先，应保持良好的心态，知道这是好事。《金刚经》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学佛人通过修行，使后世重报转为提前轻报，这叫重报转轻。此时，不应对佛法产生邪见，邪见是很严重的恶业。

其次，应明了“自己造业，自己受苦。”这都是自己曾造下的恶业的成熟，不能怨天尤人。

第三是关键，此时应该更努力地修行，才有可能让果报减得更轻。发菩提心多修一些比较有威力的法，比如持诵《妙法莲华经》、准提神咒、金刚萨埵心咒等。

最后，也不宜太紧张，要相信佛菩萨一定会加持我们，而且佛菩萨的加持恰如其分，不会让我们承受不了。

如果能做到这四点，恶业就能重报转轻，就会转化得更快一些，过渡得更平稳一些。

四明智广解答



本中心永久名誉会长获 日本真言宗三宝院流传法灌顶阿闍梨位

2013年12月21日，本中心永久名誉会长智广阿闍梨于日本真言宗醍醐派总本山醍醐寺，得到醍醐寺第103世座主、大本山三宝院门迹、真言宗醍醐派管长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的传法灌顶，成为真言宗三宝院流第六十四世传法灌顶阿闍梨。



(第一排右一) 醍醐寺第103世座主仲田顺和大僧正猊下
(第一排左一) 真言宗醍醐派宗务总长壁瀬有雅
(第二排左一) 一乘显密佛教中心永久名誉会长智广阿闍梨



傳授大阿闍梨大僧正順和公

傳法灌頂阿闍梨職位事
昔大日如來開大悲胎藏金剛秘密兩部界會授
金剛薩埵金剛薩埵數百歲之後授龍猛菩薩如
是傳金剛秘密道迄吾祖根本大阿闍梨弘法大師
既八葉焉今至愚身第六十三代大悲胎藏第三葉
傳授次第師資血脈相承明鏡也小僧數年之間盡
求法之誠幸隨先師僧正蒙具文灌頂印可爰大法師
智廣深信三密奧旨專學兩部大法今機緣相催
所授傳法灌頂之密印也為次後阿闍梨為示後哲
記而授之能洗五塵之染可期八葉之蓮是則酬
佛恩答師德吾願如是不可餘念耳
平成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翼宿 土曜

大日如來 金剛薩埵 龍猛菩薩 龍智菩薩
金剛智三藏 不空三藏 惠果阿闍梨 弘法大師
真雅 源仁 聖寶 觀賢 淳祐
元果 仁海 成尊 義範 勝覺
定海 元海 實運 勝賢 成賢
憲深 定濟 定勝 勝賢 成賢
賢俊 實濟 滿濟 定任 賢助
賢深 澄惠 源雅 義亮 更賀
雅嚴 義演 源雅 高賢 房瀨
賢經 實雅 元雅 信隆 顯範
果觀 高濟 定演 演護 真應
有雄 寶圓 快道 亮禪 惠眼
戒玉 英道 宥秀 文雄 順和
智廣

三寶院流血脉



2013年北马区佛教居士研讨会报道

2013年12月29日，由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举办的《佛教居士的入世关怀和出世解脱——2013年北马区佛教居士研讨会》在马来西亚槟城北海佛教居士林顺利兴办。

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内地及台湾的6位嘉宾带来了专题演讲。演讲嘉宾及专题分别为：

【一、唯悟法师】

槟城檀香寺住持、国际佛教大学董事长、马来西亚佛教僧伽总会秘书长

讲题：《推广佛教教育的重要性》

【二、郑振煌教授】

台湾中华维鬘学会创会理事长、中华佛教居士会副理事长、净觉僧伽大学大乘研究所所长、佛教力行学院副院长

讲题：《〈沙门果经〉对现代居士的启示》

【三、蔡明田居士】

古晋佛教居士林林长、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总会长

讲题：《当代居士佛教的展望与挑战》

【四、陈超教授】

新加坡一乘显密佛教中心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及思想政治学院思想库研究中心名誉副主任

讲题：《在家居士学佛之道》

【五、王书优博士】

马六甲佛教居士林林长、马佛青总会卸任总会长、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秘书长、优昙生命关怀协会创会主席

讲题：《略论〈善生经〉的入世关怀和出世解脱精神》

【六、颜爱心博士】

下霹雳佛教教会会务顾问、马佛青总会咨询委员、国际医药大学讲师

讲题：《居士团体的弘化工作》

研讨会后，本中心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及思想政治学院思想库研究中心名誉副主任陈超教授应北海佛教居士林之邀，于当天晚上在居士林对来自中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约100多位同修道友进一步深入讲解了《在家居士学佛之道》，讲座时长约为两小时，受到了现场同修的热烈欢迎及好评。



六位嘉宾围绕在家居士的入世关怀和出世解脱进行演讲，令与会同修受益匪浅。



陈超教授为现场居士进一步讲解《在家居士学佛之道》



主办 Publisher
一乘显密佛教中心
Ekayana Sutra and Tantra Buddhist Centre
刊号 Newspaper Permit No
MCI(P)165/01/2014
承印 Printer
中国上海好主意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总编 Chief Editor
陈超
策划编辑 Editor and Project Planner
守愚
编辑 Editor
若水 潜居
美术总监 Art Direcctor
盛韵
校对 Proofreader
夏卫娟 胡玉英 舒文 王净



འཇིགས་ཀྱི་ཤུཅ་རྒྱལ་པོ་ཤིང་ཆེན་པོ་ནང་དུ་བཞག་ནང་པེ་ཆ་དེ་ཅི་ལ་དུང་
གསེས་མཉམ་གུང་གི་སེལ་ཤིང་ཕྱང་ལ་དང་འཇམ་དཔལ་ཆ་རྒྱུད་ལམ་གསུང་མཉམ་
པེ་ཆ་ཅི་ལ་དུང་
此咒藏经书中 可天读得之罪